

Fr. Alberto Maggi 唐安德 神父
玛尔大的葱（福音人物的写照）



引言

一种惹人怜悯的恩赐

「信德是天主的恩赐」是那些没有信德的人最喜爱的口头禅。

倘若信德是天主恩赐的话，人信德的量与质皆取决於上主。假如一个人没有信德，也不能怪他，而是天主自己没有把高恩赐赏给他而已。

一种惹人怜爱的恩赐通常会令那些得到的人招人妒忌，故很多人自认为已得到信德，即是说他们任由天意或那些自称是天意的代言人所捉弄。因此我们常听到人这样说：「那些有(许多)信德的人是有福的！」，意即说：「最好我还是没有仍能应付得来」。

对於信德没有把握或怀疑就是这本书的目的。书中所介绍的人物如依撒伯尔和匝加利亚、玛利亚玛达肋纳和多默都有一个共通点：难以相信耶稣的天主。

小信德的人

在福音中我们经常听到耶稣谴责他的门徒为「小信德」的人，尤其是伯多禄，他可算是「小信德的人」(玛 14:31)的典型。

虽然指责只是对门徒而言，对於外邦人和边缘人物的信德也有不少的讚扬。荒谬的是那些被视为疏远天主和宗教的人能表现出真正的信德，那些与主耶稣朝夕相对的反而有所欠缺。

耶稣说的「在以色列从未见这一个人有这样大的信德」是指外邦人百夫长而言的(玛 8:10)，但在纳匝肋会堂，信徒完全缺乏信德实在令人诧异，耶稣因为他们不信，没有多行奇能(玛 13:58)。耶稣自己的门徒在他复活後也不见得有很大的进步，他依然逼於无奈地斥责他们的「无信和心硬」。门徒恳求主耶稣「增加他们的信德」(路 17:5)，认为信德完全取决於主耶稣的行动，这种见解正是耶稣尝试纠正他们的。耶稣并不同意这种观念。信德不单取决於天主，也取决於人自己。

信德不是天的恩赐，而是人对天主无条件的爱的回应。因此，在路加福音，耶稣对门徒和那些没有信德的人的恳求给与一个不客气的答覆：「如果有像芥子那样大的信德，即使你们给这棵桑树说：『你们连根拔出，移植到海中去』！它也会服从你们的」。(路 17:6)

耶稣反对门徒，认为所牵涉的不在於增加信德，问题在於有或没有信德。人人都知道芥子「比地上一切的种子都小」(穀 4:31)，他们竟然连「像芥子那样大」的信德也没有。

有关信德是人对天主的爱的回应，圣史路加把十个癩病人的事蹟放在门徒请求耶稣增加信德而获指责之後。

耶稣洁净的有十个癩病人，但只有「其中一个，看见自己痊愈了，就回来大声光荣天主，并跪伏在耶稣足前，感谢他」。(路 17:15-16)

所有十位都获天主的爱而得到洁净(「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路 17:17)。只有一个作出回应，唯独是那一位是涉及信德：「起来，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路 17:18)。那位癩病人在光荣天主和感谢耶稣时表现出他的信德。

又一次，证明有信德的是一位被视为离开上主最远的人：这位癩病人「是一个撒玛黎雅人」(路 17:16)，即是属于崇拜偶像的民族，被列为「天主的敌人」(Sifr. Dt 41, § 331, 140a)。然而，耶稣接纳并讚扬撒玛黎雅人的感谢，按塔耳慕得法律注释，那位正是不容接受任何恩赐的人(Sheq. M. 1,5)。

钱财的网

「小信德的人」是犹太人的惯语，用来训斥那些对未来过份焦虑，以致不能享受现实的人：「篮子里有一块麵包的人却问：『我明天有什麼可吃？』就是小信德的人」(Sota 48b)。

在福音裏，「小信德」是焦虑未来的後果，妨碍人珍惜现在。「小信德的人」这句表达方式时常与门徒不断忧虑有关，他们问：「我们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玛 6:31)

他们获耶稣召叫，邀请他们跟随他，成为渔人的渔夫(「他们立刻捨下网，跟随了他」，玛 4:20)。他们捨下捕渔的网，为的是保证每日的生计，被「钱财」的网缠住(玛 6:24)，担心未来使人以为积蓄财富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

焦虑明天令门徒办不到耶稣召叫他们去做唯一的事情：成为「渔人的渔夫」(玛 4:19)。

耶稣派他们去释放其他人(驱逐邪魔，玛 10:1)，但他们唯一一次面对可以这样做的情况时，他们却不能办到：「『为什麼我们不能逐出这魔鬼呢？』耶稣对他们说：『由於你们缺少信德』。」(玛 17:19-20)

门徒不但没有扩展天主的国——足以保证他们丰衣足食的作为，他们却寻找物质上的东西，把天主的国忘得一乾二净：「世俗的焦虑和财富的迷惑把话蒙住了，结不出果实」(玛 13:22)。但耶稣耐心地尝试建立他们对天父完全的信赖，因为如果对于被认为是重要的动物，如「天上的飞鸟」或不洁的乌鸦(申 11:14；路 12:24)，「牠们不播种，也不收穫，也不在粮仓屯积」(玛 6:26)，天父尚且喂饱，他将会怎样加倍看顾那些播种、收穫和在粮仓屯积的人呢！

为使门徒更明白天父对他们的照顾，耶稣向他们提出一个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是撒罗满，在历史上他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君王，在宫中奢华无度，以黄金镶嵌他的宫殿，以致「银子在撒罗满时代并不值什麼」(列上 10:14-29)；另一方面是「田间的百合花」，是花朵中最普通不过的，花开也不过一日之久。然而耶稣说：「连撒罗满在他极盛的荣华时代，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田地里的野草创更还在，明天就投在炉中，天主尚且这样装饰，信德薄弱的人哪，何况你们呢？」(玛 6:28-30)

因此，耶稣邀请他的门徒「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玛 6:34)

耶稣向他们肯定，一如他们在过往中体验天主的爱，保证在将来和任何情况下也不会缺乏天主的照顾，但他们却没有听到耶稣的话。

门徒继续不明白，一旦遇到困难，便显出他们信德薄弱。

在湖上遇上大风浪，耶稣所乘门徒的船「为浪所掩盖」(玛 8:24)，他们在恐荒的情况下，唤醒耶稣(他竟然在睡觉)，喊说：「主！救命啊！我们要丧亡了」。他却对他们说：「小信德的人啊！你们为什麼胆怯？」(玛 8:25-26)

圣史不但强调他们求救的呼喊并不是信德的表现，反而指控他们简直是缺乏信德。门徒以为他们必需唤醒耶稣，其实需要苏醒的却是他们对耶稣的信心。

他们缺乏信德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不足。事实上，门徒「惊讶」说：「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连风和海也听从他！」(玛 8:27)

他们虽然是耶稣的门徒，与他一起生活，他们仍然未明白到他们所跟随的那一位就是「与我们同在的天主」(玛 1:23)。

儘管耶稣严厉地责斥他们，当伯多禄步行海面时重複发出同样求救的呼声：「他一见风势很强，就害怕起来，并开始下沉，遂大叫说：『主，救我吧！』」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德的人哪！你为什麼怀疑？』」

两次缺乏信德都是因为门徒经历特别危险时所产生的恐惧。

耶稣两度让门徒参与增饼和鱼的奇迹，当时「众人吃了，也都饱了」(玛 14:20; 15:37)，甚至有剩馀的碎块可带走。儘管如此，门徒依然为饼而忧虑：「我们没有带饼吧！」(玛 16:7)

耶稣再次斥责他们的心硬：「小信德的人！你们为什麼竟彼此议论你们没有有饼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不记得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了几筐？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又收拾了几篮？怎麼你们不明白，我不是指著饼对你们说的呢？」(玛 16:8-11)

耶稣尝试引发门徒的信德，让他们体验一位时常为人著想的天主，他是慈父，在人求他之前，已知道他们需要什麼(玛 6:8)。

我们对这位慈父的信德，并不排除我们需要面对生活上无可避免的困难，但它赐与人一种不同的能力和力量去应付和度过这些困难：然而我们知道，「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罗 8:28)。

当「若是天主皆同我们，谁能反对我们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困苦，是窘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罗 8:31,35,39)

这般的虔诚、神心，毕竟是徒劳无功 (路 1:5-25)

耶稣在耶路撒冷那「变成贼窝」的圣殿驱逐商人的事件他的时代非常吻合。与圣史们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若瑟夫，描述神职人员内部有很大的衝突时，指出有「在大司祭与耶路撒冷的司祭之间互相仇视，存在阶级的鬥争。他们遇到磨察时都会用侮辱性的言语，并以石头互相攻击」(Ant. 20, 180)。

这些衝突都是沿于大司祭们的贪婪，人们把牲畜在圣殿献作祭品，然後当值的司祭们需每晚将祭品平分，大司祭们竟偷去这些牲畜的皮革。(Pes. B. 57a)

他们的贪婪驱使他们「毫不犹豫地」把僕人们派到打穀场去，提取属于司祭们的什一之物，导致那些贫穷的司祭饿死」(Ant. 20, 181)。

饥饿的司祭们再次到圣殿服务时模仿同样的行径，贪婪地把祭献牲畜的肉吞噬。

吞下大量的肉，加上在圣殿服务期间不准喝的酒，导致他们经常消化不良，圣殿里设有一位医生专责治疗他们的肠胃不适。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很难找到信德的表达也不足以为奇，正如路加在他福音的开端所描述的。

圣善与被诅咒的人

路加福音以两位属于以色列司祭家族中最优秀的人物作开始：一位司祭和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是出身于亚郎後裔的司祭家族，亚郎是梅瑟的兄弟，也是以色列民族的第一位大司祭。

路加郑重地介绍他们：

「在犹太王黑落德的时候，阿彼雅班中有一位司祭名叫匝加利亚，他的妻子是出於亚郎後代，名叫依撒伯尔」(路 1:5)

圣史所拣选的人物的名时在历史中有很大的意义：匝加利亚(源自希伯来文 Zekaryâhû)有「上主已记忆」之意，在圣经中是君王、司祭、先知和殉道者的名字；依撒伯尔(源自希伯来文 Elishâba)意即「天主完美的」，在旧约中只有一人有这个名字，就是亚郎的妻子。

匝加利亚是位司祭。在约有六万人口当中，巴肋斯坦约有一万八千位司祭，即每叁十人当中就有一位是司祭。司祭人数之多不是由於圣召而成为司祭，而是因为出身：司祭的职位由父传子，是世代相传的。

司祭职位不会为匝加利亚带来太多的常务。正如一般的司祭，他居住在自己的城市，在那里幹他的工作，每年两星期以及在叁个朝圣的节日(即逾越节、五旬节、帐棚节)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

为使所有的司祭都能在圣殿内主持祭祀，他们分为廿四个班次。匝加利亚属于最重要的十班之一。路加圣史强调匝加利亚和依撒伯尔虔诚的行为，形容他们「二人在天主前是义人，都照上主的一切诫命和礼规行事」(路 1:6)。

匝加利亚和依撒伯尔是圣德的典范：他们不单属于司祭的贵族阶层，更在虔敬礼仪方面无懈可击，因为他们不但履行法律命令每个犹太人所奉行的，更遵从辣彼从梅瑟法律中所指出的六百一十叁条规条。因此他们被形容为「义人」，即是忠于天主旨意的人。

我们只能羡慕这样的家庭，无疑他们将能获得天主的祝福。

获得祝福？不是，他们是被诅咒的。

路加描绘了他们虔诚的一面，令读者既讚歎又羡慕，其後再肯定这两个人物不但没有获得祝福，按当代人的观念，他们更是受到天主惩罚：事实上，「他们没有孩子，因为依撒伯尔素不生育，两人又都上了年纪」(路 1:7)。

他们信仰的宗教的教导指出天主奖赏义人，赐他们长寿、财富，妻子生育繁殖，儿女成群。相反，恶人将被惩罚，短寿、贫穷，妻子不能生育。

人们认为不能生育并不出於生理的因素，而是宗教的缘故，属於天主的诅咒：「恶人的家室必要绝嗣」(约 15:34)。

圣史披露依撒伯尔和匝加利亚虽然忠心地遵守规条的每一个细节，他们却未能履行天主给人第一条最大的诫命：「你们要生育繁殖」(创 1:28)。

聋哑的司祭

这对虔诚而不育的夫妇获得一个扭转局面的机会。圣史这样记载：「正逢匝加利亚轮著他的班次，在天主前尽司祭的职务时，按著司祭的常例，他抽中了签，得进上主的圣所献香」(路 1:8-9)。

他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已被选中的人不能抽籤，直至廿四班次的司祭都被抽中；从未有一位司祭在他的一生中能两度献香。

由於司祭有多方面的职务，他们用尽各种欺骗的手段，务求得到这个机会，有些个案曾证实参选的人排斥对手「用刀刺穿他们的心」(Tos. Yoma, 1,12)。

司祭们每天主清早和中午在「圣所」的内部(这部份只是司祭才能进入的)献香。当值的司祭把香料倒在祭坛的火炭上，「整个室内充满著香气」(Yoma M., 5,1)，他们停留片刻，在那里祈祷。

就在他生命中这个隆重和独一无二的时刻，在一个完全神圣的环境中，「一位上主的天使」(路 1:11) 显现给匝加利亚，说他的祈祷已蒙应允。

所蒙应允的不只是关于年老和不能生育的匝加利亚和依撒伯尔将会诞下一个儿子，而是民族的解放，「拯救我们脱离敌人和仇恨我们者的手」(路 1:71)。这正是「许多人因他的诞生而喜乐」的原因。

这个儿子的责任将是「为上主准备一个善良的百姓」(路 1:17)。匝加利亚要为孩子命名为若翰，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天主的恩赐」。

匝加利亚感到莫名其妙。

他进入圣所是为履行一个仪式上特定职责，没有什麼新意和惊喜可言。他只需要谨慎地跟从礼仪的经文，没有预料天主会突然介入。天使说话内容的新意令他费解。

传统的习俗教导人要给予长子祖父或父亲的名字，家族的传统和宗教将随著这名字传给孩子。那为什麼要把一个家族从未用过的名字为将要诞生的孩子起名？天使继续他的创意，向匝加利亚宣报若翰的使命就是「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子」(路 1:17)。那麼儿子的心转向父亲又怎样？

天使引用了玛拉基亚一书的结尾，描述厄里亚先知的行动，他受天主派遣，「将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但遗漏宣报「儿子的心转向父亲」的一句。(拉 3:24)

司祭匝加利亚很难明白一个新时代已开始，在这时代儿子将不会再被迫接受父亲的传统，父亲却需要改变观念，去接受儿子所带来的新鲜事物，正如不能把新酒放在旧皮囊，而是需要放在新皮囊的道理一样。

为可怜的匝加利亚来说，这实在是太过份，他不服天使，说他不会照做，他和妻子实在已年老，接受不了这些事：「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上了年纪」(路 1:18)。

天使对匝加利亚反对说：「我是加俾额尔」(路 1:19)。匝加利亚还没有意识到是谁向他说话：「我是」正是天主在荆棘丛火焰一事中向梅瑟透露的名字(出 3:14)，而「加俾额尔」希伯来文是指「天主的力量」。但这位司祭，完整地遵守上主的法律与规条，只顾在仪式中与天主谈话，这一次在他生命中天主向他说话，他却不相信。

热心遵从和敬拜仪式却不能给人信德。

匝加利亚因此而变成哑子，他之所以哑了是因为他的耳聋了。一位司祭不相信天主给他带来的喜讯没有什麼可传达给百姓。匝加利亚虽然不能说话，在整段礼仪服务期间，他仍然留在圣所：在宗教制度下，一位哑了的司祭不会製造出任何问题。

如果圣殿是司祭不信的地方，匝加利亚的家将成为先知信德的大本营。

儿子的诞生为他製造了机会，他的亲戚「愿意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匝加利亚」(路 1:59)。但却被依撒伯尔突然阻止，她「充满了圣神」(路 1:41)，决意叫他为若翰。亲戚们诧异的反对也起不了作用，因为父亲已确认了这个名字。

被描绘为又聋又哑的匝加利亚需要人「给他打手势，看他愿意叫他什麼」(路 1:62)，他把答覆写在小板上：「若翰是他的名字」(路 1:63)。

在场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众人都惊讶起来」(路 1:63)。

从来也未曾试过由一个妇人为儿子起名的(这是父亲的权利)，更何况是一位司祭，一位有教养和以前的人物，竟然打破传统。

匝加利亚终於放下传统，恢复说话的能力，「充满圣神」说预言(路 1:67)。司祭让位给先知。

那将要诞生的儿子无需继成父亲宗教方面的衣钵，因为是父亲自己改变了，接受了儿子带来崭新的景象。

有这般的父亲和母亲，邻居们都「满怀怕情」，惊惧地问道：「这孩子将成为什麼人物啊？」，「这一切事就传遍了」整个山区(路 1:65-66)。

仍未知道自己是圣母的玛利亚 (路 2:8-35)

早於第四世纪时，有些教父曾劝导基督徒不要神化玛利亚的形像，因为她是「天主的圣殿，而不是圣殿的天主」(Ambrogio, *Lo Spirito santo*, III, 78-80)。

尽管这些忠告，以往仍有讲道者不受控制地表扬和称讚玛利亚。他们滥用圣师伯尔纳多的名句：「有关玛利亚，我们永远不能尽述」，不懂得羞耻而停止说话。

那位纳匝肋的女子，曾声称上主「从高位推下有权势者」(路 1:52)，最後不断被人以言辞捧上宝座，并冠以母后之名，使玛利亚的形像再没有立体感。「上主的婢女」(路 1:38) 被誉为「天上的母后」，把圣经给与「阿市托勒特」(Ishtar)，爱和繁殖的女神(耶 7:18)的称呼加在至尊童贞女的身上。

许多的名衔和荣誉随著不同的世纪而添增，以致把耶稣的母亲埋在一大堆虔诚的渣滓中，妨碍人们看见仍未知道自己是圣母的玛利亚。

默西亚：严厉的惩罚者

有关玛利亚的写照，她是全知的，懂得应对，就像一切都已是天主圣父为她写下的讲稿似的，福音仅有的描述与这样的圣母有很大的分别。

事实上，福音多次重複玛利亚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毫不知情，她的儿子耶稣引致她的生活和信仰产生混乱，令她不知所措。

天使到访纳匝肋，带给她天主的讯息，玛利亚接受并信赖天主(「愿你的话成就於我吧」，路 1:38)。但她没法想像到将要带来的代价，以及相信这些话的後果。

耶稣出生後，白冷牧羊人给她带来第一件出乎意料的事。

牧羊人被社会视为垃圾和典型的罪人，因为他们与牲畜为伍，久而久之，也与牲畜同化。人们都认为他们被排挤於天国之外，希望默西亚来临时他们会被除掉，因为他是为消灭罪人而来的。这些贱民向玛利亚和若瑟指出，「这小孩子的事」(路 2:17)，耶稣的诞生，是「上主的一个天使」(路 2:9)率先向他们论及的。

与其说默西亚并不是一位严厉的惩罚者，手持斧子，把不结好果子的树砍倒，投入火中，天使向牧羊人保證(「不要害怕」)和宣佈的，却是一位「为你们诞生了」的「救世者」(路 2:10-11)。

特别为他们而设的「大喜讯」(路 2:10)，正是那些等待天主惩罚的牧羊人，因为上主是为拯救他们而来到世上的。

对这些说话的反应令人非常困惑：「凡听见的人都惊讶牧羊人和他们所说的事」(路 2:18)。

有些事情不对劲。宗教一向指出天主奖赏义人和惩罚恶人，祂会使「火炭硫磺降於恶人之身，乾燥热风将是他们杯中之分」(咏 11:6)。

宣佈天主子是「救主」(路 2:11)的对像正是这些罪人，究竟包含什麼新意？

天使曾向玛利亚保證：天主将要把「他祖先达味的御座」赐给耶稣(路 1:32)，意即他不但将要统治，且要像达味的行径一样，而达味就是天主派遣的君王，去「惩罚万民，堆叠他们的屍首，他在大地各处击碎他们的头颅」(咏 110:6)。

为什麼牧羊人们这般肯定「上主的光耀环景著他们」(路 2:9)？

所有的人，包括玛利亚，对这件新事都大为惊讶，不过她并没有拒绝接受：「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路 2:19)。

可是意料之外的事尚未告成。

在圣殿的衝突

儘管天使已向玛利亚预告：耶稣「将被称为天主子」(路 1:35)，她与若瑟认为应使他成为亚巴郎的後裔。因此他们把他带到圣殿受割损，「就如上主的法律所记载的」(路 2:23)。

在圣殿发生的事，正是法律和圣神之间的许多衝突的第一件，也是标记著耶稣一生的衝突。

玛利亚和若瑟到圣殿去进行一个圣神尝试阻止的一个没用的宗教仪式：把从怀孕之初已被祝圣的那位祝圣於上主。

如此，「婴孩耶稣的父母正进来，要按著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路 2:27)，西默盎，因圣神在他身上，也在这时刻进入圣殿。

「因圣神感动」(路 2:27)的先知与及那些「按著上主的法律，行完了一切」的人之间的衝突是无可避免的：西默盎从父母双臂接过婴孩并向耶稣讲预言，使惊慌失措的父母「惊异他关于耶稣所说的话」(路 2:33)。

令人惊讶的是因为西默盎确认耶稣不单是为以色列民族而来到世上，他将是「异邦的光明」(路 2:32)。

光明是生命的象徵，它不只限於光照一个民族，更会扩展至整个人类，也包括外邦人。

依撒意亚所写的有所不同。他说上主的光只会照耀耶路撒冷，外邦人别无选择地屈服：「凡不肯事奉你的民族和国家，必要灭亡，这样的民族必要完全灭绝」(依 60:12)。

但西默盎现在认定那被毁灭的并不是外邦人，而是犹太人，因为耶稣来是「为使以色列许多人跌倒和复起」(路 2:34)。

玛利亚不明白这些话，甚至连尝试明白西默盎所说的这一句也来不及：「至於你，要带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路 2:35)。

利剑在新约圣经通常用来代表上主的话是刻骨铭心的（「拿著圣神作利剑，即天主的话，弗 6:17；默 1:16」），天主的话被形容为「希效力的，比各种双刃的剑还锐利，直穿入灵魂和神魂，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且可辨别心中的感觉和思念」(希 4:12)。

耶稣的说话将是那把刺透玛利亚的心的利剑：不明白耶稣所说的将成为痛苦的因由，而且要求人作出一个彻底的选择。在福音中，耶稣初次宣讲的话已令若瑟和玛利亚不满，他们开始体会到也许他们期待儿子的答覆，将要以另一种方式实现出来，与他们所想像的不同。

在福音中，耶稣第一次开口就指责他的母亲和她的丈夫，视他俩为无知的人。路加记述耶稣的父母离开耶路撒冷(他们过逾越节的地方)，忘记了自己的儿子：「他们回去的时候，孩童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未发觉」(路 2:43)。这里没有用母鸡的形像来形容玛利亚，即那种不让自己子女成长，把他们繫在身旁的母亲，似乎她与丈夫都给予少年耶稣自由，让他独立，但最终当他不在时，

都会因此而担心，去寻找他：「过了叁天主，才在圣殿找到了他。他正坐在经师中，聆听他们，也询问他们」(路 2:46)。

虽然他们二人都「大为惊异」，但只有母亲查问耶稣：「为什麼你这样对待我们？看，你的父亲和我，一直痛苦的找你」(路 2:48)。

耶稣不但没有接纳他们扭他的耳朵，现在却轮到他指责父母：「你们为什麼寻找我？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裏吗？」(路 2:49)

耶稣示单采取行动的自由，更提醒他的母亲和她的丈夫若瑟，不会因为这个缘故就是他的父亲，正如玛利亚不小心地指出（「你的父亲和我」，路 2:48）。

圣史路加一再强调「他们玛明白他们对所说的话」(路 2:50)，这就是西默盎所预言的利剑，不断在刺透玛利亚的心，「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路 2:35)。

玛利亚虽然不明白耶稣的说话，她却拒绝接受，却「把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路 2:51)：不过，耶稣的话刺透母亲的心，使她成为门徒的时刻还尚未来到。

玛利亚的十字架

全城所有人都在说：玛利亚和若瑟的儿子变成了疯子。

在不久前耶稣已令所有人不满（「连他的弟兄们也不相信他」，若 7:5），又使许多人与他为敌。

这位「木匠的儿子」以他的教导推翻了经师的神学，他们随时准备控告耶稣亵渎，是个妖怪：「他附有邪魔」(穀 3:30)，他「赖魔王驱魔」(穀 3:22)。

耶稣召叫社会的人渣跟随他，又「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穀 2:16)，同时又令守旧的法利塞人和荒淫无度的黑落德党人大为震惊，以致他们合谋商讨陷害他，「为除灭他」(穀 3:6)。

耶稣为了一个清晰的计划而离开纳匝肋，他的家族真的受不了：「他的人听说了，便出来要抓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疯了！』」(穀 3:21)。

当人们对耶稣说：「看，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在外边找你」(穀 3:32)，他的答覆就像一把双峰的利剑，刺透人心，把他们的思念显露出来：

「谁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逐环视他周围坐著的人说：「看，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穀 3:33-34)。

玛利亚需要作出抉择。

现在她明白到与耶稣亲密的关系不是因为她是母亲（「怀过你的胎，以及你所吮吸过的乳房，是有福的！」），而是因为她成为耶稣的门徒才会得到保证（「可是那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更是有福的！」，路 11:27-28）。

玛利亚开始转变，由耶稣的母亲变成他的门徒，直至跟随他到十字架。圣史所记载的不是一个在十字架下为她的儿子而受苦的母亲，而是一位与师傅甘苦与共的门徒：「在耶稣的十字架傍，站著他的母亲」(若 19:25)。

一段怪诞的婚姻 (玛 1:18-25)

福音中最古老的马尔谷福音并没有提及若瑟的名字，但在最近代的福音，圣史若望就有两次间接提及若瑟(「若瑟的儿子，出身於纳匝肋的耶稣」，若 1:45；6:42)。

另外两位圣史从没有把说话放在他口中，以致讲道者们有机会滔滔不绝地讚扬若瑟的缄默。

圣史们给予若瑟唯一的称呼是玛利亚的丈夫，但连这称誉也不为人所知，因为许多翻译人员坚持用「净配」一词，在希腊文即是「丈夫」的意思，也许净配一词较丈夫带给人们一个更贞洁的印象，令人更加肯定贞女玛利亚是纯洁无瑕的。

有关耶稣的父亲若瑟，神学家们把他这个功用除去，给他加上一个深奥「合法」而明显的词彙。

艺术家也联起来反对若瑟，在许多世纪以来，他们把若瑟刻划成一个老人，他年青的朝气似乎是老远的回忆，神情看来已不能理解为他而准备为人父亲的情况：他是妇人的丈夫，但这妇人却不是他的妻子：他是孩子的父亲，但这孩子却不是他的儿子。

他被降低身份，成为一个没有妻子的丈夫，一个没有孩子的父亲，在纳匝肋的圣家中，按高低重要先後次序之分，他是最後被人记得的一位，「耶稣、玛利亚、若瑟」。

神学和族谱

圣史们似乎不大紧张搜集对这位人物垂手可得的资料：对玛竊来说，若瑟是雅各伯的儿子(玛 1:16)，路加指出他的父亲名叫赫里(路 3:23)。

在希伯来 Yôsep (若瑟) 意即「天主增赐」，一个好意头的名字，祝愿家庭将增添其他男丁。

从福音懂有的资料，我们知道落珍是个木匠，这也是耶稣的行业，人们认识他是个「木匠」(玛 6:3)。

玛竊对耶稣的诞生作以下的记述：

「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他的母亲玛利亚许配於若瑟後，在同居前，她因圣神有孕的事已显示出来」(玛 1:18)。

为能明白玛竊所记载的，我们必需重温以色列民族婚礼的方式，它是分为两部份进行的。结婚第一部份是当女子年达十二岁时在家中举行。这个仪式是为了定下新娘需要带的嫁妆。仪式结束时，新郎宣佈：「你是我的妻子」，女子就回答说：「你是我的丈夫」(Qid. B. 5b)。

双方虽然仍住在父母的家中，但由这一刻开始，二人已是夫妻的关系。婚礼的第二部份是在结婚後一年的结合，即女子离开自己的家庭，被带到丈夫的家裏，开始一起生活。正是在结婚和结合的期间，玛利亚「因圣神」有孕的事已显示出来(玛 1:18)。

玛竊所写的是神学方面的记述，而不是族谱。圣史没有把鼻子钻进新婚夫妇的被窝中，他只想表达一个深层的信仰真理。

圣史把耶稣描述为人类的新创造，圣神在玛利亚身上的工作，令人想起「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创 1:2)，形成受造物生命。

玛竊为强调他神学方面的目的，以耶稣的族谱作福音的开始，从希伯来民族的族长亚巴郎起，以圣祖依撒格和雅各伯，以及达味和撒罗满王等名字，贯穿整个以色列民的历史，直至若瑟。

这裏所有来自亚巴郎，在不同世纪中的历史和精神逐渐丰富起来的价值，却突然中断。

事实上，圣史描述父生子(「亚巴郎生依撒格，依撒格生雅各伯，雅各伯生犹大...」，玛 1:2)，及後这家族史到若瑟时突然停止：「雅各伯生若瑟」(玛 1:16)。

按描述的节奏，「生」这一动词就重覆地用了 39 次，读者自不然期待第 40 次：「若瑟生耶稣」。可是，到了若瑟时，圣史却这样写：「若瑟，玛利亚的丈夫，玛利亚生耶稣」(玛 1:16)。

玛竊与路加不同，避免把若瑟写成耶稣的父亲(路 2:33)，他突然把家族史中断，故意把若瑟从耶稣的诞生排除。

按犹太人的文化，父说是生儿子的那一位，母亲只限於分娩，但圣史却推翻了文化，描述一位妇人生下儿子，让读者隐约看出天主在她身的创造行动。

以色列民族的传统由亚巴郎开始，在达味王时达至它最光辉的时代，最後在若瑟身上终止，没有传给以天主为父的耶稣：他虽然是亚巴郎和达味的後裔，却不是亚巴郎和达味之子，而是「永生天主之子」(玛 16:16)。

埃及：解放之地

在路加福音，倘若玛利亚是圣母领报和耶稣诞生的主要人物，若瑟这位人物则被埋没，但在玛竊福音若瑟却是这些事件的主角。

玛利亚[在同居前]被发现怀孕，她的丈夫「若瑟，因是义人，不愿公开羞辱她，有意暗暗地休退她」(玛 1:19)。若瑟被刻划成「义人」，即忠信地遵守法律所有规定的人，就像依撒伯尔和匝加利亚，他们「在天主前是义人，都照上主的一切诫命和礼规行事，无可指摘」(路 1:6)。

若瑟的惨况正正在於他是「义人」，忠於法律要求他控告他不忠的妻子。

事实上，天主的法律规定在妻子不忠的情况下，犯姦淫者「将被领到她父亲家门口，本城的人应用石愿砸死她，因为她在以色列中做出可耻的事，在她父定行了邪淫」(申 22:20-22)。

若瑟受到折磨：遵守法律要求他告发妻子，让她被石头砸死；但他对玛利亚的爱驱使他留玛利亚在他身边，纵然她对自己不忠。

若瑟不忍牺牲玛利亚，致她於死地，但也做不到选择爱的路向，像欧瑟亚先知所做的，爱的经验胜过妻子的不忠，令他明白天主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欧 6:6)。

於是若瑟选择两者之间的方法，暗暗地休退他的妻子。

他所选择的妥协办法是基於休妻的法律所规定的：「如果一人娶了妻，占有她之後，在她身上发现了什麼难堪的事，因而不喜悦她，便给她写了休书，交在她手上，叫她离开他的家」(申 24:1)。

但彻底地遵守法律也容许人有怜悯之心，足以令人对有所偏颇，因为上主可藉此闯进：「当他在思虑这事时，看，在梦中上主的天使显现给他说：『达味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那在她内受生的，是出於圣神。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玛 1:20-21)。

若瑟放弃自己的计划，由一个遵守法律的人，变为一个有信德的人。

他相信了上主天使那难以置信的讯息，「娶了他的妻子；若瑟虽然没有认识她，她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玛 1:24-25)。

孩子并没有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取名於父亲或祖父，也没有用了若瑟的祖先或亲戚的名字，他的名字，正如天使所宣报的，「叫耶稣」，意即「上主拯救」。

圣史以中断传统的方式，一再强调这儿子不会承继祖先由亚巴郎至若瑟的家族，他想指出耶稣是新的创造。

由若瑟接受了上主的话那一刻开始，他的一生变得波折重重。

耶稣诞生不久，「上主的天使托梦显於若瑟说：『起来，带著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裏，直到我通知你，因为黑落德即将寻找过婴孩，要把他杀掉』」(玛 2:13)。

圣史以令犹太人震惊的方法描述他们的历史：以色列民曾逃离埃及奴役之地，法郎一度下仪杀死犹太人的儿子，使犹太人寻找他们的「福地」(巴 2:34)，获得解放。如今这一块地却成为他们受压迫的地方，他们必须逃走，避过黑落德屠杀在白所有冷婴孩的命令，在埃及找到避难所。

在流徙时若瑟的描述变得更细腻。

遵守法律的「义人」一旦接受了上主的话，被逼选择死亡，为了生命，决意冒著自己生命的危险。

玛竇把若瑟在福音最後一次的出现等同梅瑟，成为他民族的救星。正如「上主在米德杨对梅瑟说：『起身，回埃及去！因为那些想杀害你的人都死了』」(出 4:19)，同样，「黑落德死後，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梦於若瑟说：『起来，带著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死了』」(玛 2:20)。又如「梅瑟遂带著妻子孩子，叫他们骑在驴上，起身回埃及国去了」(出 4:20)，若瑟「有了孩子和他的母亲，进了以色列地域」(玛 2:21)。

最後的一位先知 (若 1:19-27；玛 11:2-6)

当天主介入历史的时候，祂故意避免那些神圣的地方和自以为是代表的人，他们通常对天主的话置若罔闻，并怀有敌意。

上主拣选普通的地方和人物，正如圣史路加讽刺的记载，他刻意用冗长的细节描述天主的选择：

「凯撒提庇留执政第十五 year，般雀比拉多作犹太总督，黑落德作加里肋亚分封侯，他的兄弟斐理伯作依突勒雅和特辣曷尼地方分封侯，吕撒尼雅作阿彼肋乃分封侯，亚纳斯和盖法作大司祭时，在荒野中有天主的话，传给匝加利亚的儿子若翰」(路 3:1-2)。

圣史介绍了七大地域後，使读者期待知道天主会向那一位掌权者说话时，他指出天主的话没有降临在掌权者的神圣的皇宫中，而是落在荒野和若翰身上。

若翰是司祭的儿子，到了二十岁时应前往公议会，透过检查，验证他没有肋未纪所摘录身体可能有的 142 种缺陷，然後被祝圣为司祭，继承他父亲匝加利亚的司祭职务。

然而若翰不像他的父亲，是个有学问修养的人。他在母胎中已被圣神祝圣，他是一位先知，公然否定圣殿，到荒野宣讲，指出人需要改变生活，接受即将来临的天国。

隐藏在圣殿中的天主圣神，在荒野中显示祂的大能，若翰的宣讲非常见效，以致「耶路撒冷、全犹太以及约但河一带的人」(玛 3:5)，都回应他的呼籲，接受「悔改的洗礼，为得罪之赦」(穀 1:4)。

当权者自然不相信这位「由天主来」的人(若 1:6)，但他所呼籲得悔改却得到社会的渣滓「税吏和娼妓」接纳(玛 21:32)。

甚至「耶路撒冷的群众」(穀 1:5)都明白罪过的赦免不是来自圣殿的礼仪，而是由改变自己的行为，正如依撒意亚先知所宣报的：「停止作孽，学习行善。你们得罪虽然像朱红，将变成雪一样的洁白」(依 1:16-17)。

耶路撒冷的居民离开他们的城市，宗教的中心，来到在荒野的若翰去，在约但河浸洗，公开表达他们愿意改变自己生活的决心，为的是剔除罪过。

洗者若翰的宣讲在广大的群众当中得到成功也是致他於死地的缘因。

宗教当权者（「黑暗的权势」，路 22:53）时刻准备把圣神的光熄灭，他们大为震惊，从耶路撒冷，领袖们派遣了圣殿的员警肋未人，与司祭一起粗暴地审问若翰：「你是谁？」(若 1:19)

得知若翰并非默西亚，「被派遣来的有些是法利塞人」质问他的作为：「你既不是默西亚，又不是厄里亚，也不是那位先知，那麼，你为什麼施洗呢？」(若 1:24-25)

若翰虽然并非默西亚，他所兴起的民间运动被认为威胁当时的宗教制度，必需动用宗教势力的典型武器来剷除这与圣殿对立的运动：使它得不到人们的信任，并向社会权威人士告发它。

能令这位被视为眼中钉的先知身败名裂，是因为人们对洗者的感觉只是维持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在黑落德把他杀头前，若翰已失去他的名望。

若翰的要求过高，人们对这位先知的热忱很快便失去，他们如今认为若翰是个疯子，他「不吃，也不喝，他们便说：他附了魔」(玛 11:18)。这诽谤使人把若翰当作一个不吃不喝的苦修者。

圣史们清楚指出若翰有进食，「他的食物是蝗蟲和野蜜」(玛 3:4)。若翰以荒野的出产充饥，过著无忧无虑的生活，不像那些被誉为「玛加伯人」(即錘子)的犹太宗教人士那麽小心翼翼，他们逃到旷野，「饑食野菜，免染不洁」(加下 5:27)。

若翰的食物既没有刻苦，也没有做补赎的意思，因为这不过是巴肋斯坦遊牧民族一贯的食物而已。

进食蝗蟲是十分普遍的，甚至连圣经也有这样的建议(「你们可吃的是：飞蝗之类，蚱蜢之类，蟋蟀之类」，肋 11:22)，谷木兰隐修团体特别烹调的食物之]当中就有蝗蟲，「把牠们活生生时放在火中或水中煮熟」(Doc. Dam. 12,15)。

野蜜是一种补充精力的食品，是天主照顾祂子民的象徵：「以田间的出产养育他，使他享受巖穴间的蜜」(申 32:13)。

至於他的衣著，用「骆驼毛做的衣服，腰间束著皮带」(玛 3:4)，是先知们典型的服装，在宣讲预言时他们都是穿著「毛外氈」(匝 13:4)，尤其是厄里亚先知，人们由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而认出他来(列下 1:8)。

被删剪过的依撒意亚先知书

根据若瑟夫，若翰之所以死於黑落德安提帕手中，不是像福音所指的事，即若翰先知介入兄弟们的纠纷(穀 6:17-29)，却似乎是因为分封侯们害怕由洗者若翰会引起民众造反。

事实上，当若翰宣讲的成就达至颠峰时，「黑落德大为震惊。口才横溢竟会带来这麼大的效果，可能引致骚乱，因为人们似乎在任何事情上，都希望若翰带领他们去做。因此，黑落德决定事先把他入罪，在他引起造反之前除去他，比等待叛乱一发不可收拾时才後悔来得更好。因为黑落德起了疑心，於是把若翰囚禁在马格龙，把他杀死」(Ant. 18, 118-119)。

正当他在狱中，若翰的危机爆发，就是有关一位名叫耶稣的人，在他受洗时被公认为「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若 1:29)。

耶稣以行动和他的讯息所显示的天主，实际上与若翰所宣讲的有所不同。然而，若翰「比先知还大」(玛 11:9)，是最後一位属於天主的伟人，他将要结束一个时代，是上主的时代，这位上主从未为人真正认识，甚至伟大的立法者梅瑟、最大的先知厄里亚也不认识他，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若 1:18)。

唯一能够把祂完全启示的就是洗者若翰曾公然证实他是「天主子」的那位耶稣(若 1:34)。

身为解释宗教传统的最後一位，若翰继续这个传统，他描述默西亚将会「以圣神及火」替人施洗(玛 3:11)：「圣神」是为把生命通传给义人，而「火」就是用来毁灭罪人，像糠秕般被焚毁。

若翰所承受的宗教信仰，令他对这个完全圣洁的民族满怀希望(「你的人民都要成为义人」，依 60:21)，而耶稣认定他「是来召罪人」(玛 9:13)，他的作为实在令若翰困惑不解。

若翰宣报「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路 3:9)。

耶稣回应若翰所提及的这股毁灭的力量，讲了结不出好果子的树的比喻。当栽种这棵树的人说：「你砍掉它吧，为什麼让它荒废土地？」(路 13:7)，人们都认为这棵树已完全结不出果子(「叁年」)，耶稣却令它再次获得生命，他来不是为了毁灭，而是来给予生命，因此，他求园主耐心等待：「待我在老周围掘土，加上粪」(路 13:8)。

最後，这个时代以若翰告终(「众先知和法律讲说预言，直到若翰为止」，玛 11:13)，因为耶稣来临时，天主再不是一个将要应验的预言，而是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在祂内人们不再遇到审判和定罪的态度，只有圆满生命的建议，祂的爱扩展至那些不应得的人。

耶稣所宣讲的，不是按人的行为而获得审判，而是天父的慈爱广延至所有人，包括那些不义的人，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上来审判世界，而是为叫世界藉著他而获救」(若 3:17)。

但若翰接受不了耶稣所带来的新景象，他从狱中发给他最後通牒，就像绝罚令般：「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或是我们还要等另一位？」(玛 11:3)。

在若翰的威迫下，耶稣以事实作答，列出他所作的正面行动，给人带来生命：「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癞病人得以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苦人得了喜讯。」(玛 11:4-5)。耶稣的答覆引用了依撒意亚两段著名的预言，先知宣告天主的默西亚来临时将会履行的工作，但他删去了先知论及对外邦罪人的报复：「看，你们的天主，报复已到，天主的报酬已到...我们天主报仇的日期」(依 35:4; 61:2)。

耶稣的答覆在结尾时给若翰一个劝喻，邀请他向一位爱所有人的天主开放自己：「凡不因我而绊倒的，是有福的！」(玛 11:6) 唯有这样，「在妇女所生者中最大」(玛 11:11)的若翰才会在天主的国也是最大的。

冥顽不灵的西满 (若 13:1-11;21:15-23)

在福音中，西满(希伯来文 šim'ôn, 「天主听说」，创 29:33)是继耶稣之後最多次被提及的人物。他是最重要的门徒是无庸置疑的，但也是被圣史们最粗暴对待的一位。他们在西满的形像投照了基督徒团体的困难，他们难以明白耶稣带来的新景象，也感到很难前後一致的配合这种生活。

在出卖耶稣的事件中，倘若西满遭受极大的打击，信徒可从中看见自己的影子，并由这位门徒获得安慰，从他的热忱和软弱认出自己。

在刻划西满这个人物时，每一位圣史可自由地引用历史资料和决定自己神学方面的路向。

正因如此，当其他的圣史记述西满是同他的兄弟安德肋，第一位被耶稣召叫的门徒在一起的；在若望福音，耶稣只是在他复活後才邀请西满跟随他。这部福音描述师傅和初学门徒，时常都处於一个强烈衝突的情况当中，就从第一次相遇已是很不容易了。

安德肋是洗者若翰的两位门徒之一，这两位门徒是最先与耶稣相遇并跟随了耶稣，西满是从安德肋口中得悉耶稣的。

耶稣被指为「天主的羔羊」(若 1:36)，安德肋接受了师傅耶稣的邀请，跟随了耶稣，并与其共聚一整天，然後立即把这个重要的消息告知他的弟弟：「我们找到了默西亚」(若 1:41)。

圣史若望没有记录西满的任何反应，西满只持被动得态度，需要由哥哥带他去见耶稣。

二人第一次的见面在冷淡的气氛进行。耶稣冷冷地望著西满：「注视著他说：『你是若望的儿子西满』」(若 1:42)。

在场景中西满没有回应。

当安德肋和另一位门徒遇见耶稣时，便承认他为新的师傅，有意跟随他，他们问他说：「辣彼！你住在那裏？」(若 1:38)

在西满身上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他没有说话。

他对耶稣的表现，这种造型是解读西满在整部福音的行为的关键。

耶稣「认识在人心裏有什麽」(若 2:25)，他知道西满是「若望的儿子」，洗者若翰的得意门生，若翰就是他哥哥安德肋跟随的师傅。

耶稣继而说西满将被称为「刻法」(若 1:42)，在亚拉美语这个字的意思是「盘石」。圣史只是在强调西满固执的行为是才用这个别名，形容他如石头般顽固。

在若望福音中，耶稣从不称呼这位门徒为「伯多禄」，在复活後也不称他为西满，一直在这名字前加上「若望的儿子」(若 21:15,16,17)。

伯多禄的剑

圣史若望第一次以「伯多禄」的别名称呼西满就是在最後晚餐，当耶稣替门徒洗脚的时候。在这行动中，耶稣被西满拒绝：「伯多禄对他说：『不，你永远不可给我洗脚！』」(若 13:8)

洗脚是僕人对僱主的责任，正如奴隶对他的主人，妻子对丈夫，子女对父亲，门徒对他们的师傅一样。

西满反对默为他完全明白「师傅」(若 13:14)耶稣这个动作的意思，耶稣不但没有要求门徒替他洗脚，反而成为僕人，替门徒洗脚。

伯多禄明白，耶稣为门徒洗脚，目的不在於教导他们谦逊，而是指出真正的伟大在於服务他人。

伯多禄虽有野心做这一组人的领袖，却拒绝耶稣的服务，因为他知道他一旦接受，他也得需为其他门徒洗脚（「你们也该彼此洗脚」，若 13:15）。

伯多禄不许耶稣贬抑自己下因为还未有心理准备贬抑自己，於是受耶稣的威吓之下（「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若 13:8），尝试把它当作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洁净仪式一般。

「西满伯多禄遂说：『主！不但我的脚，而且连手带头，都如的洗吧！』」（若 13:9）。伯多禄想把耶稣所做的转化为一个仪式，使他师傅的动作变的没有意义。

但耶稣没有让步。

耶稣认为人的洁净不是来自一个仪式，人在服务他人时便会成为洁净。

晚餐後，西满再次反对耶稣，耶稣刚对他说过：「我所去的地方，你如今不能跟我去，但後来却要跟我去」（若 13:36）。

伯多禄反对耶稣为他洗脚，因为他还未准备服侍他的弟兄，他未能符合耶稣的爱，因此他不能跟随耶稣，完全奉献自己。

这位自负的门徒以为比耶稣更瞭解自己，「伯多禄向他说：『主！为什麼现在我不能跟你去？我要为你捨掉我的性命！』」（若 13:37）

西满不明耶稣并不是叫人捨掉性命，而是他要为所有人捨掉性命。他没有明白到他无需为耶稣捨命，而是与他一起为弟兄们捨命。

「耶稣答覆说：『你要为我捨掉你的性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未叫以前，你要叁次不认我』」（若 13:38）。

从耶稣被捕那一刻，已清楚看见西满没有能力跟随他的师傅，圣史再次用他的别名「伯多禄」称呼他(若 18:11)。

在晚餐中，耶稣告诉他们，色别门徒唯一的记号就是像他能奉献自己的那份爱：「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若 13:35）。

事实上，西满与其他门徒不同之处就是唯独他身带武器，在耶稣被捕时他是唯一表现强烈反应的一个：「西满伯多禄有一把剑，就拔出来，向大司祭的一个僕人砍去，削下了他的右耳」（若 18:10）。

他的奋勇没有为耶稣赞同，耶稣立即命令他：「把剑收入鞘内！」（若 18:11）

稍後，主耶稣被囚，面对大司祭，不公义地控告他，西满在一个僕人面前崩溃：「『我不是在山园中看见你同他在一起吗？』伯多禄又否认了，立时鸡就叫了」（若 18:26-27）。

耶稣教导并向他们示範，服务能使人获得自由，那些不接受的只会是个僕人。

伯多禄不接受为人服务，仍是在众位僕人当中的僕人：「伯多禄也同他们站在一起，烤火取暖」（若 18:18）。

伯多禄表面上有自由，但实际上被恐惧囚禁，耶稣虽然被捆，他并没有失去他的自由。

耶稣的剑

在若望福音，西满最後一次被称为「伯多禄」将是最後一次他反对耶稣的要求。

圣史若望记载，「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後，向门徒显现，这已是第叁次」(若 21:14)。

在耶稣向西满之间仍有一个未完成的帐目是主耶稣想结算的。

「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满伯多禄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比他们更爱我吗？』」(若 21:15)

西满没有想到耶稣会对他说这些话。

耶稣提醒西满，他是「若望的儿子」：他尝试成为耶稣的门徒，但心中他仍是洗者若翰的门徒。

耶稣虽然爱他多於其他门徒，但依然要问他。

西满不能说他比其他门徒更爱耶稣，因为他是唯一否认耶稣的门徒。

耶稣问他是否「爱」他，西满再次运用他的机智，自负的回答：「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若 21:16)。

耶稣问他有没有那种能无私地付出自己的爱，而他对耶稣的答覆，只表达出一种友谊的情感。

然而，耶稣接纳他的答覆，并邀请他照顾其他人的性命（「你餵养我的羊」，若 21:15）。

但伯多禄没有回应耶稣，於是主第二次重複他的问题：「耶稣第二次问他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爱我吗？』」(若 21:16)

这一次耶稣避免与其他门徒作任何比较，只限於问西满是否「爱」他。

伯多禄不明白耶稣的目的，於是第二次重複说「爱」他。

圣史若望记起伯多禄曾叁次否认耶稣，这样记载：「耶稣第叁次问他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爱我吗？』」(若 21:17)

耶稣两次问西满是否爱他，西满两次的答覆都是指友谊上的好感。这第叁次，也是最後的一次，耶稣问他是否对他有「好感」。

他最後崩溃下来。

「伯多禄因耶稣第叁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便忧愁起来，遂向他说：『主啊！一切你都知道，你晓得我爱你』。」(若 21:17)

这位门徒自以为对自己的认识比他的师傅还要深，最後却要承认耶稣一切都

知道。上主的话「比各种双刃的剑让锐利」，击中了伯多禄，他终於明白到「没有一个受造物，在天主面前不是明显的」(希 4:12,13)。

耶稣粉碎了伯多禄的光荣梦，并向他预告他的结局将如自己的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伸出手来」）。耶稣指出「他将以怎样的死，去光荣天主」，之後，才终於邀请他：「说完这话，又对他说：『跟随我吧』」(若 21:18-19)。

这个喜剧收场似乎完成了师傅与门徒之间一段长期的扳腕子。

但伯多禄可真是极度冥顽不灵。

耶稣刚对伯多禄说「跟随我吧」，而他做了什麼？

「伯多禄转过身来...」(若 21:20)。

伯多禄没有能力跟随耶稣，他转身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著」(若 21:20)。

伯多禄从一开始就想错了，现在他想成为固定神师，带领「耶稣所爱的门徒」，即那位是常在耶稣身旁，在最後晚餐，甚至在十字架下的门徒，也是最先知道耶稣已复活的那位门徒。

耶稣不接受自己与门徒之间有任何的媒介，重新邀请西满：「你只管跟随我」(若 21:22)。

耶稣是唯一值得我们跟随的人，因为只有他能领我们到天父那裏。

在耶稣与人之间的媒介，无论是何等神圣，何等完美，只会阻碍上主和属於他的人达至圆满的沟通。

耶稣的试探者 (玛 16:21-28; 17:1-8)

耶稣曾邀请西满伯多禄成为「渔人的渔夫」(玛 4:19)，但伯多禄却是唯一的门徒，需要主耶稣去捕获，也是唯耶稣需要重複地斥责的一位：「小信德的人哪！你为什麼怀疑？」(玛 8:26; 14:31)

耶稣训斥他不是因为伯多禄在水而步行失败，而是对他神圣的身份起了疑心。

主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步行，以为见到妖怪，主耶稣用这些话平伏了门徒的心：「放心！是我」。(玛 14:27)

耶稣虽然让门徒认出他是以色列的天主（「我是自有者」，出 3:14），伯多禄仍不信赖他，并以说话挑战他（「主！如果是你」，玛 14:28），就像魔鬼在旷野时所说的（「你若是天主子」，玛 4:3,6）。

透过这种文学上的手法，圣史令人在伯多禄身上认出试探耶稣的魔鬼。事实上，伯多禄是唯一被耶稣称为「撒殢」的人(玛 16:23)，因为他就像魔鬼般，设法使耶稣偏离他自己的计划。

在玛窦福音，圣史唯一一次正面描述西满伯多禄都是很短暂的，功劳也不属於他，而是令他得到启示的天主。

由於人们对耶稣的身份感到困惑（有人以为他是洗者若翰，有人以为他是厄里亚或耶肋米亚），主耶稣希望知道至少他的门徒有清晰的概念。西满伯多禄替他们全体回答：「你是默西亚，永生天主之子」(玛 16:16)。

门徒已承认耶稣是「天主子」(玛 14:33)，如今伯多禄在这天主加上「永生」的特徵，是个传达生命的天主。

耶稣虽然欣赏伯多禄的答案，感到他有能力与天主一致（「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玛 16:17），用「约纳的儿子」来称呼西满(玛 16:17)。

约纳是唯一一位先知，做了相反天主要求他做的事。天主派他前往外邦人的城市尼尼微去宣讲悔改，约纳却往相反的方向走：「约纳却起身，想躲开上主的面，逃到塔尔史士去」(纳 1:3)。

耶稣称西满为「约纳的儿子」时，描绘出这位门徒的路向：正如约纳般固执，他将要逆天主的旨意行事，但最後也要像先知一样改过。

因此，儘管西满伯多禄有他的缺点，耶稣宣报他是建设教会的合适人选：「我再给你说：你是伯多禄（盘石），在这盘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玛 16:18)。

在回答时耶稣用了一个希腊文字眼，盘石就是指可以用来建筑的一种石头。

耶稣的教会将会築在主耶稣自己这块盘石上（「那盘石就是基督」，格前 10:4）。

所有像西满伯多禄，承认耶稣是「永生天主之子」的人，都是用来建立基督徒团体的「活石」(伯前 2:5)。

门徒们如今終於明白了他们师傅的身份，「耶稣就开始向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要由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受到许多痛苦，并将被杀，但第叁天主复活」(玛 16:21)。

耶稣宣报他上耶路撒冷将不是个胜利的标记，正如他们所期望的，而是个失败的标记。

他的死是公议会的作为，公议会是以色列最高的司法及宗教机构，由长老、司祭长和经师所组成。

西满刚听了耶稣所说的话，被主耶稣称为「有福」，因为他得到天父的启示，但他像撒殛般抗拒耶稣。

正如约纳先知不同意天主的计划一样，伯多禄开始反对他的主，达致颠峰时出卖他：「伯多禄便拉耶稣到一边，谏责他说：『主，千万不可！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玛 16:22)

伯多禄认识耶稣为「永生天主之子」，他不明白也不接受默西亚为了把生命传给人，他必须面对死亡。

伯多禄责斥耶稣，就像主耶稣责斥魔鬼般(玛 17:18)，因为他体会耶稣的历程，不是天主的计划。

「耶稣转身对伯多禄说：『撒殛，退到我後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玛 16:23)

耶稣用了在旷野中对试探者魔鬼同样的话（「去吧！撒殛！」，玛 4:10）反对伯多禄，因为他的表现就像他的死对头魔鬼，反对天主的计划。

伯多禄从一块建设团体的盘石，变成一块绊脚石（在希腊文这个字是指一块令人绊倒的石）。

耶稣面对撒殛是表现出完全拒绝的态度（「去吧」），但对伯多禄却留有馀地，因此加上「退到我後面去」，呼籲这位门徒占他应有的一席位：他必须跟随耶稣，而不是要耶稣跟随他。

耶稣重新向伯多禄提出建议，就是当初他与哥哥安德肋找他时耶稣邀请他们跟随他：「来，跟从我」(玛 4:19)。

西满再次跟随耶稣，但继续他的角色：默西亚的试探者。

两座山

师傅与这位门徒之间的冲突来自西满不明白耶稣为什么必须经历死亡。

对门徒来说，死亡是完全失败的象征，耶稣意图向他们表示人经过死亡的情况。

因此，这些事情发生的六天以后，「耶稣带著伯多禄，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单独带他们上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玛 17:1-2)。

耶稣带著西满，唯独圣史玛窦用了他的别名（「伯多禄」），带出他再一次仍是耶稣的绊脚石。

所指出的地点（「一座高山」）与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事件所出现的相似：试探者魔鬼把耶稣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将「世上一切国度及其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朝拜我，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玛 4:8-9)。

这次耶稣带著试探者，领他到一座高山，天主显示自己的地方，在那裏「变身」，他的容貌「发光有如太阳」，这句话表达出完全的天主性(玛 13:43)。

透过这些图像，圣史想表达耶稣的人性，即经过死亡：这不但没有贬低人，反而容许人表现出最大的荣耀。

耶稣指出真正的光荣不在於拥有权力，而是完全献出自己的性命。

在这变身中，「梅瑟和厄里亚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玛 17:3)。

立法者梅瑟和最伟大的先知厄里亚，代表天主在过去透过法律和先知所许下的承诺，法律和先知两者就是这些承诺至高的代表。

在这情况下伯多禄又一次是绊脚石，「按人的事」而不是「按天主的事」而行(玛 16:23)，在耶稣面前坚持扮演试探者的角色：「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望啊，我们在这裏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裏张搭叁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玛 17:4)。

屏息等待以色列的解放者使人相信默西亚将於「帐篷节」，一个民间节日显现，犹太人在这节日在七天内都住在帐篷中，纪念他们从埃及的奴役得到解放。

伯多禄邀请耶稣在这个节日显示自己（「我就在这裏张搭叁个帐篷」），以迎合民众的期望。

在叁位人物当中，伯多禄没有把耶稣放在中间的位置，在中间的是梅瑟（「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伯多禄认为耶稣应显示自己为众望所归的默西亚，因此他应遵守法律，过法律是由梅瑟颁报的，并由厄里亚先知以强烈的宗教热忱确立。

「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忽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并在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玛 17:5)

天主突然介入中断了「还在说话」的伯多禄。

天主肯定他在耶稣受洗时所宣报的话：耶稣是「爱子」(玛 3:17)。在希伯来文这一词是指唯一的儿子，即那位被立为「万有的承继者」(希 1:2)。

天主的指令(「你们要听从他!」)不容许有例外：他们需要听从的是耶稣，而不是梅形或厄里亚。

然而伯多禄没有听从耶稣，他继续成为耶稣的撒殢。

吃过最後晚餐，耶稣通知他的门徒暂时没有人有能力跟随他。

伯多禄不但否认耶稣的说法(「即使我该同你一起死，我也决不会不认你」)，更坚持扮演魔鬼分裂者的角色，引导其他所有门徒哄动起来(「众门徒也都这样说了」，玛 26:35)。

西满伯多禄最後一次在玛窦福音出现就是为了明白自己的失败。

要是说所有门徒都逃跑了，丢下耶稣独自承受自己的命运，伯多禄是唯一完全否认他师傅的门徒，甚至用发誓和诅咒(「伯多禄就开始诅咒发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玛 26:74)

西满伯多禄出卖耶稣後在玛窦福音终於出局，不再出现了：「他一到外面，就伤心痛哭起来」(玛 26:75)。

伯多禄痛哭欲绝，就像一个绝望地哭泣的人，因为他眼见自己的一切期望都已破灭。

当玛窦福音这是最後一次西满伯多禄出现的场景，马尔谷福音的结尾给了这位出卖者一个最後的机会。

妇女创前往墓穴「去傅抹耶稣」(穀 16:1)时，得到肯定耶稣已复活了。

她们定必把这消息通知主的门徒，特别是伯多禄(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伯多禄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里肋亚去，在那裏你们要看见他，就如他所告诉你们的」，穀 16:7)。

当伯多禄否认了耶稣，主耶稣对他依然忠信。

这位门徒被邀请走上他召叫的不同阶段，由加里肋亚开始，就是在他最初遇见耶稣等地方，在那裏耶稣召叫他成为「渔人的渔夫」(穀 1:7)。

就像那时他抛下网跟随了耶稣，如今他必须从恐惧和後悔节缠住的网解放过来，最终跟随他的主。

贝特赛达人 (若 1:40-50;6:1-13)

正如许多看过耶稣的行动和听过他的讯息的地方，贝特赛达的回应冷淡，被圣史们加入一些城市之列，上主曾为这些城市作出悲哀的哭诉：

「苛辣匝因，你是有祸的！贝特赛达，你是有祸的！因为在你们那裏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提洛和漆冬，她们早已身披苦衣，头上撒灰做补赎了」(玛 11:21)。

在旧约经文从未提及的贝特赛达，即「捕渔之家」，在大黑苦德死後被儿子斐理伯列为城市，「增加当地的居民，又加强它的防禦工事」(Ant. 18, 28)。

这城市是耶稣叁位门徒的家乡：西满和他的哥哥安德肋，以及斐理伯。西满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带有很多历史，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一个族长都曾用过这个名字；安德肋和斐理伯却是希腊文的名字。

这就是贝特赛达的迹像，由於它是在边疆的城市，它经常与外邦人的世界接触，传统文化比其他地方较为薄弱，在同一家庭内，大可能其中一个儿子以非常犹太传统的命名，而另一个则用希腊的名字。

安德肋这人物（来自希腊文 **andreas**，即「强壮」、「勇敢」），虽然被较著名的弟弟西满令他黯然失色，在若望福音却十分重要，他是耶稣拣选的十二人中的第一位门徒。

安德肋与那被誉为「耶稣所爱的门徒」(若 13:23)，都是洗者若翰的门生，当他们在一起时，若翰向他们指出耶稣为「天主的羔羊」(若 1:36)。安德肋与另一位门徒明白他们的师傅邀请他们跟随被称为「天主羔羊」的耶稣，因为羔羊是在犹太人从埃及得到解放那天晚上被宰吃的，羔羊的肉会给予他们力量，开始出穀的生活，迈向真正的自由。

安德肋和另一位门徒对遇上默西亚充满热忱，「那一天主就在他那裏住下了」(若 1:36)。其後安德肋将这个重要的消息告知弟弟西满，他却不见得高兴或好奇。无论如何，安德肋成功地把弟弟硬拖到耶稣跟前。

斐理伯（来自希腊文 **philippos**，即「爱马之人」），被耶稣邀请去跟随他的第叁位门徒，也立即把所发生的事告知纳塔乃耳，希望自己的热忱能感染他：「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和先知们所预报的，我们找著了，就是若瑟的儿子，出身於纳匝肋的耶稣」(若 1:45)。

如果西满对哥哥给他的消息反应冷淡，纳塔乃耳就表现出不信的态度。从所得来的消息，印象特别深刻的似乎只是默西亚的发源地：纳匝肋。

纳塔乃耳是来自加纳，一个离纳匝肋仅有六公里的小镇，他表现怀疑的态度：「从纳匝肋还能出什麼好事吗？」(若 1:45-46)。

传统教导默西亚将由犹太兴起，来自「达味的家族」，没有人能想到他来却来自声名狼藉的加里肋亚（「你去考查，你就能知道：从加里肋亚不会出先知的！」，若 7:52），那藉藉无名的纳匝肋。

斐理伯是个实际的人，他没有多费唇舌去说服纳塔乃耳，反而邀请他亲自认识耶稣，然後由他作出决定：「你来看一儿吧」(若 1:46)。

如今邀请纳塔乃耳去见耶稣的这位门徒，正是表现出没有能力真正瞭解耶稣的那位。

若望福音最後一次提及斐理伯，就是当这位思想实际的门徒请求耶稣：「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若 14:8)。

耶稣对他这个问题感到诧异，於是回答说：「斐理伯！这麼长久的时候，我和你们在一起，而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麼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

耶稣邀请这位「有眼却视而不见」(则 12:2)的门徒清除对天主的一切，与他所见所闻不相符观念，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裏的独生者，身为天主的，他给我们详述了」(若 1:18)。

斐理伯认出耶稣是天主所派遣的默西亚，并随时乐意地跟随他，但却仍未明白在耶稣身上显示天主，因此无需再用其他显像看见父，除了在子身上所显示的：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父。

在梦境和现实之间

在两个情景中当安德肋和斐理伯第一次一起出现时，已浮现出他们的性格，安德肋容易信赖，而斐理伯是个实际的人。

「逾越节已临近」，耶稣见「大批群众来到他前」，就对斐理伯说：『我们从那裏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为试探斐理伯；他自己原知道要作什麼」(若 6:4-6)。

斐理伯在五千人面前，以平常实际的态度回答说：「就是二百块『德纳』的饼，也不够每人分得一小块」(若 6:7)。

斐理伯实事求是的态度与安德肋信赖的梦境相成了对比，安德肋害羞地建议：「这裏有一个儿童，他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虽然他即时知道完全不成正比：「但是为这麼多人这算得什麼？」(若 6:9)。

这裏需要一个奇蹟出现。

需要一个像厄里叟所行的奇蹟，他以二十个大麦作的饼餵饱了一百人(列下 4:42-44)，又或者像梅瑟，在旷野令食物「从天降来」(出 16:4)，满足了饥饿的人民。

如果耶稣真的是万众期待的默西亚，他必会重演这些奇能，「再次使玛纳从天上降下」(Ap. Baruc, 29,8)。

耶稣「自己原知道要作什麼」(若 6:6)，使群众坐下，「就拿起饼，祝谢後，分给坐下的人；对於鱼也照样作了，让众人任意吃」(若 6:11)。

耶稣比斐理伯更为现实，耶稣拿了仅有的食物，他比安德肋更是一发梦王，他祝谢了食物，承认饼和鱼是创造的恩赐，需要把它们与所有人分享，好能延展造物者天主的行动。

因此，耶稣没有像梅瑟般，求天主降下「天上的食粮」。

只需要把所有团体带来的饼分享，便足以餵饱一大群饥饿的人。

耶稣的团体是由穷人所组成，但「却使许多人富足，像是一无所有的，却无所不有」(格後 6:10)。当门徒把自己仅有的任由所有人享用，自然成为大量的。

墙壁倒塌下来

在若望福音，斐理伯与安德肋第二次在一起是在逾越节期间，这次是福音所记述的第叁次，也是最後的一次。

在这场合，圣史若望记述两位门徒鼓起勇气，一起面对一个难题。「有些希腊人」(若 12:20)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这些外籍人来自外邦人宗教背景，他们被耶路撒冷圣殿举行的崇拜礼仪所吸引。

这些外籍人请求见耶稣，令斐理伯难以所思。虽然他有一个有希腊文的名字，他所承继的传统视希腊为一个腐败的国家，它堕落的习俗企图污染犹太人的伦理和宗教生活。

历史记载了「希腊统治」的惨淡时期，希腊人「照外邦人的风俗，在耶路撒冷修建了一座体育场，且弥补割损的痕迹，背离圣约」(加上 1:10,14-15)。

司祭玛塔提雅在两个世纪前发动了血腥的反抗，在两部玛加伯书有描述了大量残暴的细节，犹太人十分重视这些内容，为能时刻铭记他们犹太国家的民族观念。

如今有些希腊人想认识耶稣。

因此他们接触那些带有希腊名字的门徒，希望他们较为开放：「他们来到加里肋亚贝特赛达人斐理伯前，请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拜见耶稣。』」(若 12:21)。

圣史若望记述这个斐理伯来自贝特赛达，一个渔人的地方，暗示耶稣叫叫门徒所从事的活动（「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穀 1:17）。

门徒的工作较为容易：他们无需前去邀请希腊人，反而是这些希腊人自发地前来请求被接纳。

但斐理伯始终感到困惑。

他认为耶稣是「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和先知们所预报的」那一位(若 1:45)。梅瑟所写的法律是为以色列民，而不是为希腊人而设的。

先知书所记载的希腊人是他们所对抗的敌人，正如在匝加利亚先知书我们可见天主亲鼓吹人们起来作战反对他们：「熙雍！我要鼓动你的子民...为攻击雅汪子民」(匝 9:13)。

斐理伯还未明白到「没有犹太人与希腊人的区别，因为众人都有同一的主[耶稣基督]，他对一切呼号他的人都是富有慈惠的」(罗 10:12)；因此，他请教安德肋，一同鼓起勇气去见耶稣。

主耶稣回答他们，向他们预告即将来临的结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并不会是没有结果的，而是像埋在泥土裏的麦粒，将结出许多果子：「当的从地上被举起来时，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若 12:32)。

耶稣在十字架上展现出他爱的能力及至所有人，包括希腊人。来自梅瑟的法律只是为一个国家独专，被钉的耶稣将成为新的圣经，每一个民族都能明白。

他的王国将不单是以色列(宗 1:6)，而是天主的国(路 4:43)，耶稣以他的圣死除去一切因种族、宗教所建立的障碍，使所有民族「合而为一，他以自己的肉身，拆毁了中间阻隔的墙壁」(弗 2:14)。

雷霆之子 (路 9:51-56)

耶稣邀请门徒跟随他时，已把他们脱离对父母的依靠，好能成为独一无二父亲（「在天之父」，玛 18:29）的儿子。

雅各伯和若望尝试遵从（「把自己的父亲载伯德和傭工们留在船上，跟随他去了」，穀 1:20），却未能成功，他们永远只是「载伯德的儿子」。

这位父亲似乎是一位霸道的人物，控制两兄弟的整个人生，若望福音没有指出他们的名字，只介绍他们为「载伯德的两个儿子」（若 21:2）。

载伯德是两个儿子的父亲和老闆，与西满合夥(路 5:10)，儿子二人与其他的傭员，为载伯德工作。

载伯德的两个儿子总是在一起的，永不分离。

西满和安德肋，耶稣最初召叫的一对兄弟，之後再没有同时出现，但雅各伯和若望却时常联结在一起。

耶稣给西满的绰号为「伯多禄」（玛 16:18），与西满，雅各伯和若望都是耶稣唯独给予别名的门徒（「为他们起名叫『波纳尔革』，就是『雷霆之子』」，穀 3:17），用来强调他们好鬥的性格。

两兄弟在野心的驱使下跟随了耶稣，希望能分享他在耶路撒冷的光荣胜利。

他们没有意图与其他人分享这份光荣，不会与他们工作的夥伴西满，更不会与门徒当中的任何人。

耶路撒冷现已在望，耶稣第叁次，也是最後的一次，尝试使他们明白在耶路撒冷等待他们的并不是庆祝，而是迫害，因为「人子要被交於司祭长和经师；他们要定他的死罪，要把他交给外邦人；这些人要戏弄他，唾汗他，鞭打他，杀害他；但叁天以後，他必要复活」（玛 10:33-34）。

雅各伯和若望把耶稣的话当作耳边风，没有接收这些话，因为「他们的心却在追求不义的利益」（则 33:31）。

野心主宰著他们，使他们纵然「有耳，却听而不闻」（则 12:2），当耶稣讲及他的结局时，载伯德的儿子们打断师傅凄惨的预言，去面对他们心目中认为最重要的事：「我们愿你允许我们的要求」（穀 10:35）。

事实上，他们并非请求耶稣，而是作出要求（「我们愿...要求」）。

耶稣所讲的是他的死亡，而他们所想的是光荣：「赐我们在你的光荣中，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穀 10:35）。

耶稣回答他们真正的光荣将会在十字架上显示出来，但在十字架旁边的将不是这两位门徒，而是「两个强盗：一个在他右边，一个在他左边」（穀 15:27）。

板著脸

耶稣与他出生之地，以及那些从他所做之事而得到益处的城市经历了很大衝突的情况。

他埋怨加里肋亚无动於衷，也受到犹太的脑恨，在犹太耶稣将被杀害。

唯一接受耶稣的地方正是持异端观点的撒玛黎雅。

因此众福音对撒玛黎雅人，相对於加里肋亚人和犹太人，都有正面的描述。

耶稣「来到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若 1:11)。犹太人拒绝他，但那些撒玛黎雅人却乐意接受他，「请求他们在他们那裏住下」(若 4:40)。

耶稣在纳匝肋圣殿宣讲失败後，「因他们的无信心而感到诧异」(穀 6:6)，失望地批评说：「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族、和本家外，是没有受尊敬的」(穀 6:4)。

虽然在纳匝肋的加里肋亚人没有信从耶稣，但在息哈「许多撒玛黎雅人信从了耶稣」(若 4:39)，而且在洁净十个痲病人的事件中，唯一前来感谢他的却是一个撒玛黎雅人，耶稣因此欣赏他的信德。

当耶稣向犹太人显示天主在人类身上的计划，他们「越发想要杀害他，因为他...称天主是自己的父，使自己与天主平等」(若 5:18)，而那些相信异端的撒玛黎雅人却懂得认出耶稣是「世界的救主」(若 4:42)。

在圣经中，「动了怜悯的心」只是用於天主，但在路加福音，这一句却是用来形容撒玛黎雅人的行动，他帮助了那位被司祭没有理会的伤者(路 10:33)。

唯独一次，撒玛黎雅人的描述是负面的，正是当载伯德的儿子被视为主角的事件。

路加记述：「耶稣被接升天的日期，就快要来到，他[耶稣]决意面朝 [在字面上即「板著脸」] 耶路撒冷走去」(路 9:51)。

为使人明白耶稣的用意，圣史路加用了「板著脸」的字眼，在圣经中，这是用来指出一种与某人发生衝突前的敌对态度。

当雅威宣报耶路撒冷将被毁灭时说：「我所以转面向著这城，是为降灾」(耶 21:10)，天主对厄则克耳先知说：「你转面向耶路撒冷，发言攻斥圣所」(则 21:7 LXX)。

耶稣决意面对耶路撒冷，并上圣殿责斥那些把天主的殿宇沦为「贼窝」的宗教领袖。

神圣的主人

耶稣上耶路撒冷时在走在门徒面前，他刚教导他们人真正的伟大在於服务，而不是统治。

这个话题明显地惹起门徒无数的鬥争，他们争论为的是要知道「谁最大」(路 9:46)。

耶稣却尝试使他们明白到他的团体刚与社会的相反，「在你们众人中最小的，这人才是最大的」(路 9:48)，两兄弟之一的若望打断耶稣的话柄。

他表现出完全没有明白耶稣的话，称耶稣为「老师」，并兴高采烈地说：「我们曾看见一个人，因你的名字驱魔，就禁止了他，因为他不与我们同夥」(路 9:49)。

这是唯一的一次载伯德的其中一个儿子单独出现。

圣史路加除去了兄弟的形像，想将若望不可一世的态度与若苏厄的热衷作对比。

若苏厄「自幼即服事梅瑟」(户 11:28)，他跑到他的主人面前抗议，因为一些没有参与先知的就职仪式的人接受了圣神，并「在营内出神说话」(户 11:26)。

若苏厄认为不能忍受这件事，於是请求梅瑟说：「我主梅瑟！你该禁止他们」(户 11:28)。

若望介入也是因为这人因耶稣的名字而行动，但又不是属于正式门徒的圈子。

他要肯定的不是因为这人不跟随耶稣，而是他不在他们之列。

若望自以为是神圣的主人，掌管教会团体内的一切活动，唯独他可回应耶稣的讯息，他对在团体以外的人都能跟随耶稣感到莫明其妙。

他极端的热忱令他无法体会当时的情况是何等荒谬：他阻止那人驱魔，但耶稣曾授予门徒「制伏一切魔鬼」(路 9:1)，而他们却未能做到（「我求了你的门徒把魔鬼逐出，他们却不能」，路 9:40）。

正如梅瑟不能忍受若苏厄而作出负面的反应（「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麽？巴不得上主的人民都成先知，上主将自己的精神贯注在他们身上！」，户 11:29），耶稣同样责斥若望：「不要禁止！因为谁不反对你们，就是倾向你们」(路 9:50)。

对耶稣来说，人们可以成为他的门徒而不一定需要属于门徒的圈子。

但他们继续不明白，在这前提下，传递耶稣讯息的使命自不自然会失败。

事实上，「他们去了，进了撒玛黎雅人的一个村庄，好为他准备住宿，人们却不收留他，因为他是面朝耶路撒冷去的」(路 9:52-53)。

圣史路加记载耶稣「板著脸」向耶路撒冷走去(路 9:51)，带著审判的态度。

负责开路的使者们遗漏了这重要的一点，只是带著胜利宣报耶稣面朝耶路撒冷去。

在这句话撒玛黎雅人对耶稣带有敌意，但在其他场合他们都曾款待耶稣。

身为犹太人死对头的撒玛黎雅人，都会很乐意地接待与耶路撒冷作对的耶稣，但他们不会愿意接受犹太人君王的默西亚，然後让他统治，与其他外邦民族臣服於他的统治：「撒玛黎雅必要担当罪罚，因为她背叛了自己的天主，他的居民必丧身刀下，他们的婴儿必被摔死，他们的孕妇必被剖腹」(欧 14:1)。

在村庄被拒绝触怒了若望和雅和伯，他们要求耶稣作出报复：「主，你愿意我们叫火自天降下，焚毁他们吗？」(路 9:54)

在强迫耶稣以权力使人屈服，门徒在试探耶稣，正如魔鬼在旷野裏，邀请耶稣以一举成名的方法，显示他的神性。

载伯德的儿子自以为耶稣的门徒。但耶稣曾说过：「有人打你的面颊，也把另一面转给他」(路 6:29)，实际上，他们不单没有遵从耶稣的教导，也没有遵从梅瑟的教导，因为梅瑟规定对所受的损害只可作有限度的报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出 21:24」）。

雷霆之子堪当是拉默客的门生，拉默客是在最早时期提倡以七十个七次的报复，他曾因「受损，杀了一青年」(创 4:23)；他们是厄里亚的门生，厄里亚先知

不会花时间与敌人们对话，他把他们烧成灰烬，每次五十人（「有火从天上降下，吞噬了他和那五十人」，列下 1:9-12）。

然而，耶稣并不是厄里亚，他来不是为消灭罪人，而是来拯救他们；耶稣与拉默客相反，他不会报复，而是赐予「七十个七次」宽恕(玛 18:22)。

正如他战胜魔鬼的试探，当「魔鬼引他到耶路撒冷，把他放在圣殿顶上，向他说：『你若是天主子，从这裏跳下去吧』」(路 4:9)，如今耶稣奋力抗拒门徒的试探，他不但没有使「火自天降下」，他从天上要把撒殛，把在天主面前控诉人的那一位堕下：「我看见撒殛如同闪电一般从天跌下」(路 10:18)。

罪人的午餐 (玛 9:9-17)

所有的圣史都把耶稣描述为「以圣神洗你们」的那一位(玛 3:11；穀 1:8；路 3:16；若 1:33)，因为天主子的所有活动在於以把所有人浸(施洗)在天父的爱内，他的爱使人获得生命。

耶稣向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传递一种新的活力：天主圣神，即生活的天主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人有能力把自己从以往的罪释放过来。

玛窦的召叫就是一个例子。圣史把玛窦放在葛法翁的环境中，这也是耶稣离开纳匝肋之後所住的地方。

葛法翁是边界的一个重要地方，位於连接加里肋亚和大马士革的路上，那裏设有税关。

分封侯黑落德安提帕将这地区收取赋税的工作交给税吏（收税的人）承办。

承办税关由出价最高者获得。如果收入高於应缴的赋税，收益最後归收税的人，同样，如收入低於应缴的赋税，税吏就需要补贴差额。

这种制度促使收税的人订出他们想要的价钱，虽然税率在法律上已有所规定。因此，人们都视税吏为合法的盗贼。

民众都憎恨税吏，认为他们没有可能获得救恩。事实上，按照法律，收税的人如希望获得罪赦，就必须把所占夺得来的全部偿还，另加五分之一(肋 5:20-26)。

由於将所有欺骗得来的物归原主是十分困难的，税吏因此被视为最大的罪人，他们被剥削公民和政治权利，相等於牧羊人和奴隶，甚致他们的见證也属无效。

他们不准从收款中获取捐献，为了避免他们贪婪，他们甚至获准发假誓。

他们被视为不洁，而且会将不洁传染给与他们接触的人：他们用棍杖检查家中的货物，检查进入家中的人。

在玛窦福音中，税吏时常与其他类别被认为是不洁的人，如罪人、外邦人，以及妓女。

他们所吃的...

耶稣第一次遇上这类被鄙视的人物其中的一位，圣史玛窦记述：耶稣「看见一个人在税关那裏坐著」(玛 9:9)。

天主子不会凭人的类别，不论是伦理（盗贼）或是宗教（罪人）方面去判断人，他看见「一个人」。

救主没有因为那位被排诸於救恩之外的人所做的罪行而斥责他，反而邀请这人去跟随他（「跟随我」，玛 9:9），正如他对早期的门徒所做的完全一样（「跟随我」，玛 4:19）。

收税的人名叫玛窦，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天主的恩赐」：上主的召叫不是因为税吏的功绩，而是从仁慈的天主所得来自白的恩赐。

邀请「税吏玛窦」(玛 10:3)成为十二门徒之一已是令人震惊，更甚的是耶稣没有邀请罪人为自己的过去做补赎，反而为现在而庆祝：「当耶稣在屋内坐席时，有许多税吏和罪人也来同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玛:10)。

按俗例，在午餐的庆典上，人们躺卧在床榻上，以右手的肘关节作支撑，左手从放在中间的大托盘取得食物。

在同一碟子中进食这种方式只限於那些十分相熟的人之间，而且象徵著圆满的共融。

宗教禁止人们与一个不洁的人一起进食，因为当他把食物蘸进公用的碟子时，所有的食物都会变成不洁，把不洁传给与他一起进食的人。

在这午餐上也加入了收税者玛窦和「罪人」，一般指那些不愿意或不能遵守法律规定的人。

虔诚的圣咏作者感叹说：「天主，恨不得你应杀掉恶人！」(咏 139:19)

耶稣所显示的天主不但没有取去罪人的性命，反而把自己的生命通传给他。

罪人无需洁净自己才堪当接受上主，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的天主(玛 1:23)将使他得到洁净。

与罪人共进午餐实现了耶稣所说的：「有许多人从东方和西方来，同亚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在天国裏一起坐席；本国的子民，反而被驱逐到外边黑暗裏；那裏要有哀号和切齿」(玛 8:11-12)。

...以及那些禁食的人

法利塞人都在耶稣的工作最敏感的时候出现。

他们谨慎地笃守正统，剷平任何像似个人的自由，认为它该受制於宗教之下。

耶稣兴罪人共进午餐，他没有分别对待洁净和不洁的人，这令人震惊的事招致法利塞人不满，他们向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为什麼同税吏和罪人一起进食呢？」(玛 9:11)

法利塞人的问题，事实上是用来控告耶稣，指他是「贪吃嗜酒的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玛 11:9)，是个不洁的人，是一位把不洁传给他的门徒的老师。

在门徒可以尝试回答之前，耶稣介入答覆那些法利塞人：「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玛 9:12)。

耶稣是天主的爱可见的表现，他不会因为那些有权势的人良好的行为而颁发奖赏给他们，却把生命的力量赐给弱者。

上主拒绝法利塞人所支持宗教给予人的特权，把罪人视为避之则吉的瘟疫病人。天主不会因为人的功劳，而是按人的需要而出动行事。

对耶稣来说，妨碍人接近天主的规则是麻木不仁：就像禁止病人因病而求医一样。

司祭教导人们罪人必须向天主作祭献才可获罪赦，耶稣是天主，他把自己献给罪人，甘愿自作牺牲，给他们赎回圆满的生命。

至於那些「健康的人」，正是法利塞人的形象，他们自以为因为累积宗教的仪式需堪当获得天主的爱，他们与耶稣交不上任何关系，他来是为寻找那些被排除於救恩之外的人。

耶稣与罪人的餐桌不是为虔诚的法利塞人而设的，但耶稣邀请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到庆祝白白施予的爱的盛宴。

耶稣给这些法利塞人一个悔改的机会，邀请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以及命令他们学习：「你们去研究一下：『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是什麽意思；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来召罪人」(玛 9:13)。

法利塞人自以为是「义人」，因为他们严谨地遵守法律的所有规定。耶稣呼籲他们明白，天主没有要求向他作任何礼祭仪式（祭献），他所要求的是把他的爱延伸至所有人（「仁爱」）。

耶稣的呼籲提到欧瑟亚先知书的一句(欧 6:6)，欧瑟亚是第一位以神学的形像来描述天主，天主不是因为他的子民已悔改而宽恕他们，而是他宽恕他的子民直至他们悔改。

法利塞人没有履行耶稣给他们的建议，不但没有「去研究一下：『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是什麽意思」，反而去商讨怎样叫耶稣入圈套，捉他的痛脚，因而有藉口去控告他(玛 22:15)。

主耶稣再次责斥他们，提醒他们先前的呼籲：「假如你们瞭解『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是什麽意思，你们就决不会判断无罪的人」(玛 12:7)。

那些受概念所束缚，认为天主要求祭献的人，最後使人成为祭献，他们将被拒於仁爱的国之外，就是「税吏和娼妓要在他们先进入」的天国(玛 21:31)。

耶稣仍在讲及「罪人」的时候，被那些「义人」打断话柄。若翰的门徒和他抗议说：「为什麽我们和法利塞人多次禁食，而你的门徒却不禁食呢？」(玛 9:14)

当耶稣和他的门徒与税吏和罪人吃喝庆祝生命时，圣史利用禁食来描绘若翰的门徒和法利塞在一个死亡境况中。

午餐将耶稣与税吏和罪人放在一起，禁食联结若翰与法利塞人，他们顽固地执行克苦的仪式掩饰了他们杀害耶稣的企图。

若翰的门徒虽然声称是洗者若翰门生，实际上他们没有追随他们的老师，若翰曾称法利塞人为「毒蛇的种类」(玛 3:7)，即给人带来死亡的使者。

耶稣在回答时指出问题的焦点放错了：关键不在於是否需要禁食，而是能否禁食。

耶稣的门徒没有禁食，是因为他们不能这样做：「伴郎岂能当新郎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悲哀？」(玛 9:15)

耶稣将禁食等同举哀，因为两者都显示与死亡有关，不能与像新郎般的主耶稣，临在的场合相符，他要给人带来圆满的生活。

耶稣继续指出：「没有人用未漂过的布作补丁，补在旧衣服上的，因为补上的必扯裂了旧衣，破绽就更加坏了」(玛 9:16)。

在新的盟约中，不可保留旧有的方法，不论这些方法是何等令人钦佩。

在新与旧之间，没有任何延续，尝试把两者协调（补丁）只会令情况更糟，而且註定失败。

耶稣邀请若翰的门徒放弃留恋过去的宗教形式，倘若他们做不到，便不能品嚐耶稣带来的新景像，他们只会被仪式所捆绑，例如禁食，「人的规定和教训...这一切，一经使用，使败坏了」(哥 2:22)。

两位老师 (若 3:1-21)

在若望福音中，有两位人物被称为「老师」：尼苛德摩(若 3:10) 和耶稣(若 13:14)。

虽然两者的称呼完全相同，但他们的教导的差异是无没想像的。

尼苛德摩是个法利塞人，他教导人遵守法律象徵服从天主。

耶稣教人服务是唯一方式的爱，令我们肖似天父。

在两位老师之间固然不可能有任何默契，他们唯一一次的见面问题就立即产生。

他们在耶路撒冷会面，逢逾越节，当耶稣「把众人连羊带牛，从殿院都赶出去」(若 2:15)。

耶稣藉这行动意图永远废除那些目的在於向天主求恩赐的敬拜仪式，因为天父的爱是白白分施的恩赐(玛 10:8)。

门徒不明白耶稣所做的，他们在他身上看见一个热衷於改革宗教制度的人，这些制度都是人们随时乐意依从的。「耶稣却不信任他们，默为他认识众人；他并不需要谁告诉他，人是怎样的，因为他认识在人心裏有什麼」(若 2:24-25)。

在那些不明白耶稣的人当中，有一位来到他面前，「有一个法利塞党人，名叫尼苛德摩，是个犹太人的首领」(若 3:1)。

圣史若望描述尼苛德摩为「一个人」时，立即把他归类於那些耶稣不信任的人，因为「他认识在人心裏有什麼」(若 2:25)。

在介绍他的名字之前，圣史强调尼苛德摩属法利塞党派。在那些熟读法律的法利塞人与耶稣之间，完全不能并存，正如「法律是著梅瑟传授的，恩宠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若 1:17)。

圣史苦望终于让我们认识这位法利塞人的名字，尼苛德摩，希腊文的意思是人民得胜利者：「胜利者」(niko)，「人民的」(demos)。尼苛德摩的名字意味著在公议会中所担任的要职。

得知在圣殿所发生的一切，尼苛德摩「有一夜」来到耶稣前(若 3:2)。

圣史所指的不是时序，而是神学方面的意思。在若望福音中，夜间是黑暗的形像，黑暗企图把主耶稣带来的光熄灭。每一次圣史指出是黑夜，就是指耶稣不被人明白或人们与他敌对的情况，正如在犹达斯出卖耶稣的那一刻，犹达斯「立时出去了，那时，正是黑夜」(若 13:30)。

尼苛德摩，自觉代表法利塞人的组别，以众数向耶稣说话（「辣彼，我们知道你是由天主而来的师傅」，若 3:2）。

这位法利塞人明白耶稣是一位辣彼，即提倡完全遵守法律，作为建立天国的途径。

耶稣在答覆时令尼苛德摩明白到他什麼也没有瞭解：「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除非由圣神和水而生，不能见到天主的国」(若 3:3)。

尼苛德摩无疑是个老实人，他相信法律的价值，但个人的诚实和公义并不足以令他看见天主的国。

所有停留在遵守法律的人不但不能进入天主的国，甚至连它是什麼也一窍不通。若要明白天国是什麼，必须与过去彻底地划清界线，特别是尼苛德摩代表的那一组人。

但他是个法利塞人和公议会的成员，他不能接受必须与自己的传统分割。

无知的老师

圣史若望所用的希腊文词组，指出重生的需要（「人除非由上而生」，若 3:3），包括再次和由上面而来的意思。

耶稣指出若要看见天主的国，人必须重生由天主（由上）而来。

这对尼苛德摩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人已年老，怎样能种生呢？难道他还能再入母腹而重生吗？」(若 3:4)

耶稣没有理会尼苛德摩的反对。如果先前他设定重生为看见天国的条件，如今他指出人必须由「水和圣神」而生，才能进入天国：「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生，不能进天主的国」(若 3:5)。

尼苛德摩感到难以明白，他以为重生需要用自己的力量，耶稣点和时肯定这并非人劳力的成果，而是来自天主，以水和圣神的形象表达出来。

唯独天主给人通传的新生命能令人「成为天主的子女」(若 1:12)。耶稣邀请尼苛德摩成为新的创造，不是出於人性，而是出於天主自己，天主不断工作，以圣神创造人，使人得到生命（「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我也应该工作」，若 5:17）。

尼苛德摩不明白人肉身的创造还不是完整的，直至他经历重生，他不能成为属神的生命（「由肉生的属於肉，由神生的属於神」，若 3:6）。对这位法利塞

人而言，创造已完成，天主规定人第七日休息就是不可异议的标记：「天主祝福了第七天，定为圣日，因为这一天，天主停止了他所行的一切创造工作」（创 2:3）。

眼见可怜的尼苛德摩越来越迷惘，继续不能明白，耶稣向他说的思想更令他不知所措：「你不要惊奇，因为我给你说了：你们应该由上而生。风随意向那裏吹，你听到风的响声，却不知道风从那裏来，往那裏去：凡由圣神而生的就是这样」（若 3:7-8）。

从法律方面而言，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它是已定和不可改变的，但圣神不能被限制，因为人不知道祂从那裏来，往那裏去。

这位元法利塞人不明白他需要与自己的过去断绝，好能迎接圣神带来的新景象。

尼苛德摩，感到更加困惑，再次问耶稣说：「这事怎样能成就呢？」耶稣讽刺地说：「你是以色列的师傅，连这事你都不知道吗？」（若 3:9-10）

耶稣不但称尼苛德摩为师傅，而是至尊的师傅，采用了伟大立法者梅瑟的荣衔（Mek. Es. 4a 16,22）。

耶稣向尼苛德摩显示他的遗憾。他身为以色列的师傅，以他所有的智慧，也未能知道这些事，耶稣向一个聋子讲话是绝不可能的：「若我给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我给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怎样会信呢？」（若 3:12）

尼苛德摩误以为法律的知识（地上的事）会导致他认识天主（天上的事），但他留恋法律的一字一句使他的耳聋了，听不见圣神的声音。

这位法利塞人，「犹太人的领袖」，不能明白耶稣的声音，耶稣完结他与尼苛德摩的对话，第一次暗指他的死亡：「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使凡信他的人，在他内得永生」（若 3:15）。

初次犯规

耶稣与尼苛德摩唯一的见面被中止，使这位法利塞人停留在他「怎样能？」的问题上。

然而，圣史若望给尼苛德摩留下了一个机会，他在捉拿耶稣失败後再次出现。

被派去逮捕耶稣的差役空手回到司祭长和法利塞人去，托词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讲话」（若 7:46）。

法利塞人大为震惊，耶稣竟能取得差役的心，他们十分愤怒，因为他们胆敢与他们的意见不同（「难道你们也受了煽惑吗？首长中或法利塞人中，难道有人信仰了他吗？」，若 7:47-48），他们的愤怒演变成鄙视：「这些不明白法律的群众，是可诅咒的！」（若 7:49）

尼苛德摩依然相信法律，他以法律为依据，尝试为耶稣辩护，但也无济於事：「如果不先听取人的口供，和查明他所作的事，难道我们的法律就许定他的罪麽？」（若 7:51）

尼苛德摩相信法律可以是正义的工具。他没有留意到法律，在法利塞人的手中，「以荒谬的笔锋」把它编成了谎言(耶 8:8)，法律已变成了控制的工具，以及「撒谎者的父亲」，死亡的工具(若 8:44)，而正正是热衷於保管梅瑟法律的人却率先漠视法律，当这些法律不利於他们的利益(「梅瑟不是曾给了你们法律吗？但你们中却没有一人遵行法律！」)，若 7:19)

公然被抓著犯了法规，法利塞人不知如何是好，只懂得辱罵尼苛德摩说：「难道你也是出自加里肋亚麼？你去考查，你就能知道，从加里肋亚不会出先知的」(若 7:52)。

熟识圣经的专家，由於愤怒，犯下了一个轰动的错误：事实上圣经證明瞭由加里肋亚出了一位先知：「加特赫斐尔人阿米泰的儿子约纳」(列下 14:25)。圣经教导：「不虔敬的人咒罵对方，实在是咒罵自己」(德[21:30])。法制室人咒罵「这些不明白法律的群众」(若 7:49)，就是反控告自己。

尼苛德摩在第叁幕，也是最後的一幕出现，就是耶稣被殮葬之时。

耶稣是因法律之名义而被杀害(「我们有法律，按法律他应该死，因为他自充为天主子」，若 19:7)，如今他的遗体被悬於十字架上，在天主所咒罵的人的刑具上(申 21:23)。

由於亲人不在场，门徒不知所纵，殮葬耶稣的事需由公议会两位成员介入：阿黎玛特雅人若瑟，「他因怕犹太人，暗中作了耶稣的门徒」(若 19:38)，和「那以前夜间来见耶稣的」法利塞人尼苛德摩(若 19:39)。

圣史若望提及尼苛德摩在夜间来见耶稣，象徵这行动不断在不被人明白的情况进行。

「他们取下了耶稣的遗体，景犹太人埋葬的习俗，用殮布和香料把他裹好」(若 19:40)。

他们顾及死囚的殮葬表示他们并不赞成同僚们所犯的不公义。

尼苛德摩没有能力在耶稣生前跟随他，希望在他死後也能敬重他。

这人没有明白重生的必要，在殡葬仪式出现。

纵然尼苛德摩不相信死亡不会中断生命，至少他尽量尝试阻止死亡带来蹂躪的後果，帶了过量的香料(约 33 公斤的「没药及沉香」，若 19:39)。

尼苛德摩因触摸了耶稣的遗体而成为不洁，不被准许参与即将来临的逾越节。

法利塞人尼苛德摩第一次违反法律的规条，这一线的希望让圣神湧入，使死亡的行动最终导向生命。

玛尔大的葱 (路 10:38-42)

所有掌权者最大的抱负是透过遊说的艺术，成功地控制别人。

有时可以利用恐惧使人屈服，但就算是一个胆小的人，有时也有勇气去挑战有权势的人。用荣誉和财富的前景收买人，使他成为奴僕是可能的，不过同样一个有野心的人，因为个人的自尊，可拒绝拥有的慾望，从这种奴役中解放自己。

可是，当被压迫的人深信他被屈辱的情况就是自己梦寐以求最理想的情况时，他永远不会寻求自由，相反，他只会认为自由严重损害自己的安全感。

这正是以色列民艰辛地迈向自由的历史教导我们害怕多於渴求的东西。

在埃及艰苦的奴役虽然令犹太人失去自由，但却给他们肯定得到他们想要的「葱和蒜」(户 11:5)。

奴隶们不知道有其他前途，他们经常吃葱吞蒜，他们真的相信自己身处的是幸福之地。因此逃向福地的经过都是怨声载道，人民向梅瑟造反，梅瑟因此感到气馁，不断抱怨上主。

梅瑟失望至极，他情愿求死，也不要带领一个没有意图跟随他的民族迈向自由(户 11:14-15)。

民众起来反抗梅瑟的最严的一次都是来自「会众的领袖，会议的要员，有名望的人」，他们这样抱怨说：「你领我们由流奶流蜜的地方上来，叫我们死在旷野，这为你还不够？」(户 16:2,13)

「流奶流蜜」(出 3:8)是圣经常用来形容福地的术语。

有权势的人有很强的说服力，使犹太人相信他们为奴的地方实在是自由之地，甚至葱和蒜都如牛奶和蜜糖般滋味。

相对於天主赐给他们吃的食物玛纳，犹太人仍继续喜好「鱼，还有胡瓜、西瓜、韭菜、葱和蒜」，认为实在令他们失望，「我们眼前的除『玛纳』外，什麼也没有」(户 11:6)。

若前往福地的路程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这是因为民众强烈的反抗，他们对奴役的生活感到惋惜，不断企图走回头路：「我们另立头目，回埃及去」(户 14:4)。

犹太人不愿离开埃及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按犹太人的俗语，天主使犹太人离开埃及，较使埃及离开犹太人的心还要容易。

家中的女王

研读福音其中一个危机就是按西方的思想模式去解读它，使它与东方的说法或做法有很大的距离。

一件较其他事蹟被完全曲解的就是耶稣探望玛尔大和玛利亚两姊妹。

这段经文只在路加福音找到，经常被看成耶稣表扬默观生活（较好的一分），而贬低俗世生活（为了许多事而操心忙碌）。

根据这种解释，耶稣情愿选择那些被选，能以默想上主过活的小众，把日常生活的劳碌和忧虑留给大部份的人。

我们能肯定这就是圣史路加的意图吗？

要准确地明白这段福音的经文，我们要靠解读的线索引导我们，看看圣史为，指点读者正确地明白经文将经文放在什麼位置。

路加开始这个故事时描述「他们走路的时候」(我们推想是耶稣与他的门徒)，「进了一个村莊」(路 10:38)。

经文的主体突然由众数（他们）转为单数（耶稣进了）。

这个转变是刻意造成的。

对圣史路加来说，耶稣的门徒对传统的思想根深蒂固，他们不能与耶稣一起，进入主耶稣这处，他将认可犹太人社会，像以男性为主的犹太人社会，其中一个紮实习俗的目的。

话说只有耶稣进入村莊。圣史没有指出玛尔大和玛利亚所住的村莊叫什麼名字。

在福音中每次找到不知名的村莊，有关的事蹟一段都是指人们不明白或拒绝耶稣和他的教导(路 9:52-56; 17:11-19)。

所指的村莊是个落后的地方，稳守传统，对新的事物不信任和带著怀疑的眼光。对圣史路加来说，这代表一个概括的情况，即任何一个固执传统地方，「时常都是这样做的！」

耶稣进入一个村莊，「有一个名叫玛尔大的女人，把耶稣接到家中」(路 10:38)。妇人名叫玛尔大，这个名包含了一切：阿拉美语指「家中的主母」(圣史强调家是她的)。玛尔大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他说话」(路 10:39)。

按东方文化的类别，玛利亚的表现不是表达敬拜耶稣的态度，而是通常接待宾客的态度。

如果说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是因为在巴勒斯坦的家中，椅子是不存在的，所有人躺卧的都是草蓆或地毯。

玛利亚对耶稣的态度，是门徒对他老师的惯常态度，正如从塔耳慕得上面写着：「在你的家中，必有一个为聚集有学问的人而设的地方，沾上他们脚上的尘土[使你变得贫穷]，饥渴地饮下他们所说的话」(Pirqê Ab. 1,4)。

玛利亚不是在默观耶稣，她是在接受和聆听，希望能明白他的讯息，她没有理会塔耳慕得所禁止的：「女人不得学习，只可作纺锤」(Yoma 66b)。

在一个强烈以男性为主的文化中，玛利亚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事。唯独是男人招待客人，女人藏身不露面。她应在厨房的炉灶之间打滚，正如家中的女主人玛尔大所做的一样，「忙碌不已」(路 10:40)。

玛尔大认为自己是「家中的女王」，但事实上她只是当场的奴隶(就像安慰奖，被冠以「家务的女主人」之名，7月29日是她的瞻礼庆日)。

这就是有权势者的胜利：使被他们控制的人相信自己是自由的，把蒜和葱冒充作牛奶和蜜糖。

一位「忙碌不已」的女人正符合圣经所描绘的完美家中「主母」：

「她弄来羊毛细麻，愉快地亲手劳作...

天还未亮，她已起身，为家人分配食物...

她以勇力束腰，增强自己的臂力...

她的灯盏夜间仍不熄灭。她手执纺锤，手指旋转纱锭...

为自己的家人，她不怕风雪，因为全家上下，都穿双料衣裳。

她为自己做了华丽的舖盖，身穿的是细麻和紫锦的衣裳...

她纺织纱布予以出售，又製高腰带卖与商贾」(箴 31:13,15,17-19,21-22,24)。

描述完结时令人赞同：

她「从不白别閒饭」(箴 31:27)。

这种使女人屈服的做法，使她的行为像一只驯服的牲畜，厄肋阿匝尔辣彼在他一句名言也认同，他认为假如丈夫拥有「一百个奴僕，他仍需强迫妻子织羊毛，因为懒惰使人变得猥亵」(Ket. M. 5,5)。

大量的工作目的是使人疲累，防止他思考，正如圣经说：「你要吩咐他工作，这样你就可以放心；若你放任他，他就要找寻自由自在」(德 33:26)。

两位姊妹在家中造成的情况令这种讲法站不住脚。

看来耶稣没有觉察到玛利亚犯了严重的过失，却是玛尔大怒愤填胸地介入，连老师和她的妹妹两者都责斥：「主！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介意吗？请叫她来帮助我吧」(路 10:40)。

玛尔大激烈专横地要把妹她赶回厨房去，她不意识到她有限的境况已完全集中在她个人身上（「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个人...来帮助我」）。

她认为妹妹的态度实在是忍无可忍，妹妹就像男人一样，款待和聆听耶稣。玛尔大没有听耶稣的讯息，他自己曾说过，他来是为「使压迫者获得自由」(路 4:18)。

她仍需要学些什麼？

塔耳慕得不是较导人，倒不如「让法律的字句被火烧毁，比做女人的老师更好」吗？(Sota B. 19a)

为了排除女人学习，辣彼们攀上圣经镜子滑溜溜的平面，有关天主的话圣经上面有著：「应将这些话教给你们的子孙」(申 11:19)。

天主既然对他的规定是这麼精确，如果他愿意将他的教导也普及至女人，他必定会加上「给你们的女儿」，但他却没有这样做(Qid. B. 29b)。

辣彼们认为「女人的作用是留在家中」，「男人的作用是出外教导其他人」(Ber. R. 18,1)。

耶稣不但没有责斥玛利亚，也没有命令她返回传统和礼教所局限女人的角色去，反而提醒家中的主母：「玛尔大，玛尔大！你为了许多事操心忙碌，其实需要的惟有一件」(路 10:41-42)。在福音裏，将同一个名字重複两次代表严厉的责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屡次残杀先知」，路 13:34）。

对路加来说，玛尔大的情况是可悲的，因为就像奴隶安於他们的状况一样。他们不但没有渴望获得自由，反而窥探那些尝试得到自由的人，为的是把他们赶返奴隶的生活，正如保禄致迦拉达书所控诉的，他讲及「有些潜入的假弟兄...是为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内所享有的自由，好使我们再成为奴隶」(迦 2:4)。

耶稣责斥完美的家主，并对她说：「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份，是不能从她夺去的」(路 10:42)，邀请她也照样做。

这分不能夺去的就是内在的自由，是天主圣神临在的保證，因为「主的神在那裏，那裏就有自由」(格後 3:17)。

一切都可从人的身上夺去，除了人内在的自由。

外在的自由可被授与或除去，但争取得来的自由是内心深处的信念，是没有人可从他人身上除掉的。

六兄弟的比喻 (路 16:19-31)

圣史当中路加较其他叁位对屯积财富持较激进的立场。

只有在路加福音我们可找到耶稣的警告：「你们富有的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已经获得了你们的安慰」(路 6:24)，以及天主向那些信赖屯积财富的人所作出的忠告：「糊涂的人哪！今夜就要索回你的灵魂，你所备置的，将归谁呢？」(路 12:20)。「钱财」一词在福音中出现过四次，而在路加福音就占了叁次(路 16:9,11,13； 玛 6:24)。

「钱财」一词得意思不单指金钱，而是人的全部财富。辣彼们将钱财分为诚实得来的与不诚实得来的，但路加所指的都是不义的钱财。

路加福音以六兄弟的比喻刻划出崇拜钱财所带来的蹂躏。

这故事人们通常称它为「可恶的富翁与可怜特拉匝禄」，这个题目似乎倾向暗示所有富人都是好人，但耶稣讲述的故事中的主角是例外的恶人。

故事内容却没有假设这富翁做了坏事。

耶稣谴责富翁不是因为他刻薄或鄙视那位乞丐，而是富翁没有理会他。

富翁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穷人的世界，因为穷人已被排除於其外，因此富翁不知道乞丐存在，「满身疮痍，躺卧在他的大门前」(路 16:20)。

两位人物之间没有任何接触，但一个在宴乐，而另一个则「指望藉富家人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饑」(路 16:21)。

富翁身穿名贵的布料，拉匝禄却满身疮痍。

比喻的背景的问题是耶稣与「爱财的法利塞人，听了这一切话，便嗤笑耶稣」(路 16:14)。

法利塞人嘲笑耶稣是因为他刚对门徒们说过：「你们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钱财」(路 16:13)。

耶稣认为人需要作出选择：信赖天主或信赖财富。

法利塞人嘲讽他，因为宗教与金钱是相辅相成的，彼此需要对方。

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天主在地上的居所，也是当时最大和最稳健的银行。若瑟夫记载，当罗马人征服耶路撒冷，掠夺圣殿的财宝，「兵士们缴获大量的战利品，使叙利亚黄金的价值比之前的下降一半」(G.G. 6,6,1)。

法利塞人就是将天主和金钱两者相容的例子。

他们的崇敬，对宗教的热衷，固执地遵守法律最细微的规条，在讚美诗和其他东西之间，也不会妨疑他们填满家中的帐户。

这个比喻耶稣是为法利塞人而讲的，他的评语是对他们作出的审判：「你们在人前自充义人，但是，天主知道你们的心，因为在人前是崇高的事，在天主前却是可憎的」(路 16:15)。

两个饥饿的人

故事一开始时，圣史路加只用了一句话来描述富翁：「有一个富家人，身穿紫红袍及细麻衣，天天奢华地宴乐」(路 16:19)。

富翁的名字不详，因为这个人代表那些过著奢华日子的人。

有力著笔描绘这个人时，浮现出富人的内心非常饥饿，他尝试以大吃大喝来充饥。

他外表的华服只是用来掩饰内在的赤裸：在心灵上他什麼也没有，他极力在外表上将他所有的都表现出来。

他奢侈的生活隐藏着贫乏的生命，就像那些人「为自己厚积财产而不在天主前致富」(路 12:21)。他们自以为富有，什麼也不缺少，殊不知自己「是不幸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裸体的」(默 3:17)。

在富翁的家门前躺着一个乞丐，名叫拉匝禄，意指「天主救助了」。

拉匝禄在几部福音书中所有比喻唯一带有名字的人物，这一点强调了神学上的意义。

圣史路加按犹太人的精神，介绍了两个人，一个被天主所祝福，而另一个却被天主诅咒。

圣经教导富人与穷人皆为上主所造(箴 22:2)，他奖赏义人，赐予他们许多财富，也惩罚恶人，使他们变成贫穷（「富人的钱财只是性命的赎价，穷人却没有这样的威胁」，箴 13:8）。

从圣史描述乞丐为「满身疮痍」，这事实证明乞丐有罪。满身伤口的人被视为得到天主惩罚(申 28:35)，他被看作不可与人接触、不洁的人，会把不洁传给所有接近他的人(肋 13:20)。

在场唯一陪伴这位不洁的人，是那些像他一样，被视为不洁的「狗来舐他的疮痍」(路 16:21)，牠们是唯一的动物向他表现最低限度的怜悯。

耶稣继续讲述「那乞丐死了」(路 16:22)。

法利塞人期待耶稣把拉匝禄判定为罪人，因为他贫穷，而且满身伤痕，被认为是天主对他的惩罚。

耶稣认定「天使把他[乞丐]送到亚巴郎的怀抱裏」(路 16:22)，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现在乞丐们不再像狗一样，是不洁的受造物，不为人接触，而是像那天使，那些被认为是最接近神圣天主的受造物。

富人的死继续令人出乎意料。富人被视为天主所祝福的义人，他隆重地被殓葬，可是现在他却躺在阴间的「深渊」，希伯来文称之为阴府，是死人的住所。

财主的鱼肉

圣史所描述的阴间与哈诺客书的相约，哈诺客书属伪经，对初期世纪的教会甚为重要。

按圣经的概念，人不论好与坏，死後降到阴府（「无论是义人，是恶人...都有同样的命运」，训 9:2），不过死人降到最黑暗的「深渊」，义人却住在较高处光明的地方，路加称之为「亚巴郎的怀裏」。

在耶稣判定富翁被拒於生命以外，因为他也曾将拉匝禄拒於他的生活之外。

他只顾享乐，没有察觉到有一位乞丐躺卧在他的大门前，「指望藉富家人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饥」(路 16:21)。

只是现在，实在是太迟了，富翁才察觉到拉匝禄的存在，就是他在整个生命中没有理会的那位乞丐，唯独如今他与乞丐同是兄弟，因为他俩都是同一「父亲亚巴郎」的後裔。

一无所缺的富翁现在需要他们二人：父亲亚巴郎和兄弟排拉匝禄。

富翁的观念就是一切都是他们应得的，因此在这时候他也没有恳求亚巴郎，而是要求，他没有请求拉匝禄，而是以权威的态度命令，圣史路加用了命令式来强调这一点：「把发...用他的指头」(路 16:24)。

富翁終於察觉到拉匝禄的存在，可惜只是为了一己之利。充算是在阴间，他仍是以自我为中心，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他叫亚巴郎打发拉匝禄到他的父家，去「警告」他的五个弟兄(路 16:28)。

他没有请求打发拉匝禄到整个民族，而只是到他的家那裏去。

亚巴郎於是给他一课要理，矫正他那法利塞人的神学观，只晓得在富人身上看见天主的祝福，在穷人身上天主的诅咒，亚巴郎说：「孩子，你应记得你活着的时候，已享尽了你的福，而拉匝禄同样也受尽了苦。现在，他在这裏受安慰，而你应受苦了」(路 16:25)。

但现在才补救已经太迟了，因为，亚巴郎继续说，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在世上和在阴府一样，存在一个很大的距离：「在我们与你们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深渊，致使人即使愿意，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也不能，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能」(路 16:26)。

富翁与乞丐，在世上虽然近在咫尺，但实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两者之间，除了利用之外，再没有任何关系可言：「旷野裏的野驴，是狮子的猎物，同样，贫穷人是财主的鱼肉」(德 13:23)。

如今他们的命运对调，富翁先前属於上流社会，现在却降至阴府的深渊，而乞丐却在高处。

至於富翁请求打发拉匝禄到他五个兄弟，亚巴郎抱怀疑的态度回答他。他们应该认识的他们已知道：「他们自有梅瑟及先知，听从他们好了」(路 16:29)。

梅瑟清楚立法为穷人着想（「在你们中间带了一个穷人，又是你的兄弟，对这穷苦的兄弟，你不可心硬，示可袖手旁观，应向他伸手」，申 15:7），先知书的内容不断批评压迫穷人的行为，并呼籲富人「将食粮分给饥饿的人，将无地容身的贫穷人领到自己的屋裏」(依 58:7；亚 8:4-7)。

对这群法将律遵守得完完整整的法利塞，耶稣在比喻中指责他们率先违反梅瑟的法律，每当这些法律与自己的利益有所衝突。他们整天埋头地阅读圣经，但看而不明白，只是在用嘴唇恭敬上主，他们的心却远离他。

这位富翁不相信梅瑟和先知，却坚持求得一个特别的记号，为使弟兄相信，并且悔改：「倘若有人从死者中到他们那裏，他们必会悔改」(路 16:30)。

在比喻的结尾，父亚巴郎以怀疑的态度打断富翁的话说：「如果不听从梅瑟及先知，纵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他们也必不信服」(路 16:31)。

耶稣用最後这番话提醒法利塞人，就算是他战胜死亡，也不能使他们信服。

当他们连与饥饿的人分享自己的饼也不能时，他们将永远不能相信这位复活的主基督，因为只是「在分饼时」门徒才认出是他(路 24:35)。

活人的复活 (若 11:1-45)

所谓「复活」是指最後从一个可朽坏的生命进入一个不可朽坏的生命(永生)，从「属生灵的身体」转化成「属神的身体」(格前 15:44)。

福音记述耶稣曾叁次令死人复活的事蹟。当中的两个人姓名不详：一是路加福音的记载，纳因城寡妇的儿子(路 7:11-17)；另一位是会堂长的女儿(玛 9:18-26；谷 5:21-43；路 8:40-56)。

被复活的人当中，唯一有提及他的名字的就是若望福音所记载的拉匝禄(若 11:1-45)。

除了这些个别复活的事件，只有玛竇加上了令人困惑的集体复活。玛竇记载耶稣刚死去後，「大地震动，巖石崩裂，坟墓自开，许多长眠的圣者的身体复活了。在耶稣复活後，他们由坟墓出来，进入圣城，发显给许多人」(玛 27:51-53)。

这样的记载颇为怪旦：在耶稣死的时候，复活了的死人在离开坟墓前先等候基督复活，明显地我们不可把它看作历史的事实，它却是信仰的真理。

「许多长眠的圣者的身体」复活的说法只是写作上的一种想像，圣史用来指出耶稣战胜死亡的後果也惠及所有在他以前死去的人们，因为也有「给死者讲了这福音」(伯前 4:6；格前 15:20)。

由於那些个别被耶稣从死亡中复活过来的人再死去，只有基督的复活才是真正的复活，唯独他「从死者中复活，就不再死」(罗 6:9)。我们只可把在福音所记述其他的复活看作信仰上浓缩的教导，而不是历史的报导（否则不可能被视为复活，而只是尸体复甦吧）。

圣史们透过一系列的文学的手法，引导读者从神学方面，而不是从历史方面，去理解他们所作的描述。

在拉匝禄的例子，复活发生於伯达尼，一个位於耶路撒冷城外的村莊，是玛利亚和玛尔大两姊妹居住的地方。

圣史形容拉匝禄和他的两位姊妹为「耶稣素爱」的(若 11:5)，这是辨别主耶稣与门徒关系的特徵。故事涉及家庭的核心成员，圣史若望将情况描绘成门徒的团体成员面对死亡的打击。

复活拉匝禄整个故事倾向表示跟随耶稣的人有什麼後果，他们的生命有能力战胜死亡。

死去的人不会复活

玛尔大和玛利亚通知耶稣她们的弟弟病了，可是当主耶稣「听说拉匝禄病了，仍在原地逗留了两天」，以致当他到达伯达尼时，「得知拉匝禄在坟墓裏已经买天了」(若 11:6,17)。

在巴勒斯坦，殡仪和殓葬是在人死的那天即日举行。人们相信直至屍体的容貌仍能辨认，死者的灵魂仍会留在坟墓裏。第四天的时候，遗体已开始腐化，灵魂离开坟墓往死人所住的地方去，即犹太人所指的阴府“sheol”，等待复活(Ber. R. 100,7)。

耶稣一到达村莊，便遇到死者其中的一位姊姊玛尔大，当时她抱着责备的态度（「主，你在这裏，我的兄弟决不会死！」），然後提出一大堆要做的事：「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天主求什麼，天主必要赐给你」(若 11:21-22)。

耶稣的答覆：「你的兄弟必定要复活」，并未能满足玛尔大，她失望地回答：「我知道在末日复活时，他必要复活！」(若 11:23-24)

玛尔大期望耶稣会对她说：「我会复活拉匝禄」，然後以惊人的行动恢复她弟弟的生命。

玛尔大明知拉匝禄在末日将会复活，却未能令她得到安慰，反而令她失望，到时她也死去和复活过来了。

玛尔大仍停留在传统的宗教思想，人出生後便活着，死去後所有人都在阴间，等待提示所有义人复活的号声响起(得前 4:16)。

这位女门徒没有明白她老师对永生的教导。耶稣认为永生不是在将来才会得到的奖赏，而是一种在现们也能体验的状况（「凡信的人，在他内得永生」，若 3:15）。

人无需等待末日才复活，因为凡相信耶稣的人已拥有像他一样，一种能「出死入生」的生活(若 5:24)。

因此，耶稣回答那因弟弟身体被毁灭而哭泣的玛尔大，作出这样的肯定：「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若 11:25)。

耶稣来不是为复活死人，而是向在生等人传达一种能超越死亡的生命，并宣报凡在他内生活、相信他的人，将不会经历死亡：「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着；凡活着而信从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若 11:25)。

活着的人永远不死

早期的基督徒深信自己拥有比死亡还要强的生命，以致他们相信自己已复活，并「坐在天上」(弗 2:6；哥 3:1)。这信念於伪经有所记载：「谁若说『人先死去，然後才复活』是骗人的。人若在生时不复活，死时便不可复活了」。(Vang. Filippo, 90)

耶稣把自己的生命传达给门徒，他问玛尔大能否在弟弟死执一事中看透这永远不死的生命，於是问她说：「你信麼？」(若 11:26)

所得来的是正面的答覆，现在却需要说服另一位姊姊玛利亚，她正与一些犹太人在哭泣。

耶稣也开始哭起来。

虽然大家都在哭泣，原因却各有不同。圣史若望用了两个不同的动词来指「哭泣」。

至於玛利亚和那些犹太人共同的哭泣，若望所用的希腊文动词，表达出一种绝望的痛哭，正如辣黑耳绝望地为她的子女痛哭，「因为他们不在了」(玛 2:18)，又或者像耶稣为耶路撒冷的未来而哀哭那般(路 19:41)。

而耶稣的哭泣，圣史用的动词只是表达出一种伤感，而不是绝望。

玛利亚和在场的犹太人的哭泣表示他们认为死亡是一切的终结，什麼也不能感到安慰；耶稣的眼泪却是为他的朋友离世而感到哀伤。

玛尔大和玛利亚用了耶稣初次邀请门徒同样的话对他说：「你来，看吧」(若 1:39)。

耶稣向门徒所说的话给他们显示的是生命的处所，而同样的话出自两位女门徒口中领他走向坟墓。

耶稣因为门徒的迟钝，他们像其他「没有望德等人一样」(得前 4:13)，於是来到安放了拉匝禄遗体的坟墓前。

这坟墓「是个洞穴，前面有一块石头堵着」(若 11:38)。为了强调石头这词语，圣史竟在同一叙述中重用了叁次(若 11:38,39,41)。

放置在坟墓入口的石头，肯定地把活人和死人的世界分隔，更指出死亡是一切的终结（「放一块石头在上面」）。

因此耶稣首先命人把那妨碍死者与活人接触的石头挪开。

在这个命令之下玛尔大的信德有所动摇，她对耶稣说：「主！已经臭了，因为已有四天了」(若 11:39)。

耶稣的答覆包含了整个故事的意义。「耶稣对她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如果你信，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吗？』」(若 11:40)

耶稣先前与玛尔大的对话，并没有提到「天主的光荣」，而是一种超越死亡的能力（「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着」，若 11:25）。

圣史希望使人明白，这种永远不死的生命令人看见天主的工作，即他的光荣，但只有相信他的人才会看见。

拉匝禄的复活有赖姊姊的信德：「如果你信...就会看到」。

如果玛尔大不相信，那什麼也不会看到。

那些不相信的人，坟墓仍是闭上的，而拉匝禄仍是死去和发臭，等待「末日的复活」。

将拉匝禄的复活取决於玛尔大的信德，圣史若望希望令人明白那将要发生的并不是一件过去的事件，而是神学性的事件，不是时序有关，而是在於信德。

一旦死者的姊妹们决定将坟墓上的石头挪开，生命终于开始。

耶稣感谢那位解除死亡的天父，「大声喊说：『拉匝禄！出来吧！』」（若 11:43）

耶稣也曾宣报时日将到，所有在坟墓裏的人将听到他的声音，都由坟墓出来。

「死者便出来了，脚和手都缠着布条，面上还蒙着汗巾」（若 11:44）。

这样描述拉匝禄令人想起阴府的形象，死去的人成为死亡的阶下囚（「死亡的圈套缠住了我」，阴府的罗网缚住了我，咏 116:3）。

耶稣最后下的命令就是：「解开他，让他行走吧」（若 11:44）。

耶稣所做的与在场的人所期望的相反，他没有把拉匝禄交还两位姊妹，也没有叫人欢迎他，庆祝他的复活。

拉匝禄一旦从那束缚着他、囚禁他的死亡世界中得到解放，便应让他行走。

圣史若望为拉匝禄采用了「行走」这个动词，是他用来形容耶稣往天父去的同一个动词（若 8:14； 13:3）。

拉匝禄必须往天父去，在天主的境界才可继续存在，在天主内，那位「能照他在我们身上所发挥的德能，成就一切，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弗 3:20），生命才可不断进展成长。

圣史若望呼籲门徒改变他们的思想模式。

将拉匝禄从那些把他禁固在坟墓裏的束缚解开时，团体也从犹太人的信念，即死亡是一切的终结的信念解放过来，然后向基督宗教的新事物开放自己，从而相信死亡是新生命的开始。

如果只停留在坟墓前哭泣，这个转变过程就永远不可能发生：「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路 24:5）

与死者一起坐席（若 12:1-8； 13:21-20）

耶稣开始过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礼拜，他回到伯达尼，「就是耶稣从死者中唤起拉匝禄的地方。有人在那裏为他摆设了晚宴」（若 12:2）。若望将这晚餐与耶稣的最后晚餐（若 13:2），即在他福音所记载的另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晚餐的主题结合。

在伯达尼，为耶稣而设的晚宴取代了怀念死者的晚餐，同时也像徵着用来感谢上主的感恩圣祭，他是生命根源：「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必得永生」（若 6:54）。

透过拉匝禄的复活，该团体明白到信徒的存在不只局限於肉体的生命，而是要继续下去，通过死亡的门，进入天主的境界。

他们用晚餐来庆祝这个事实，在晚餐中，「玛尔大伺候，而拉匝禄也是和耶稣一起坐席的一位[字面上的意思是指与耶稣一起卧下]」（若 12:2）。在这晚餐中，每位参与者都有他们的动作：玛尔大在伺候，玛利亚为耶稣傅油，犹达斯在埋怨，耶稣宣报他的死亡。

在这五位在场的人当中，唯独拉匝禄什麼也没有做。圣史没有提及这晚餐是为谁而设的，为耶稣或者为拉匝禄而设，两者皆可（「有人在那裏为他摆设了晚宴」，若 12:2），目的是把门徒和师傅结合：正是主的临在才可使从死者中复活的人在场，文中提及他纯粹是因为耶稣（「和耶稣一起坐席」）。

当他的两位姊妹解开缠着他的殓布，拉匝禄便可往天父去，如今，他与耶稣结合，便可与他一起临在团体中间，而团体正是彰显上主光荣的圣所。

喜乐的油

在最後晚餐中，耶稣将从席间起来，替门徒洗脚。

在伯达尼，玛利亚「拿了一斤极珍贵的纯『拿尔多』香液，敷抹了耶稣的脚，并用自己的头髮擦乾，屋裏便充满了香液的气味」（若 12:3）。

透过玛利亚这位人物，团体向耶稣表达谢意，感谢他赐予永远不死的生命。这种表达情意的每一个细节都使人想起雅歌，最佳的爱情小说。

当主耶稣命人把坟墓的石头挪开时，玛尔大很现实地反对：「主！已经臭了」（若 11:39）。

石头被挪开，熏出来的不是死亡的臭气，而是生命的香气，使人陶醉。

这过量的敷油（一斤约等於 0.35 公斤），与它的质量相约，「极珍贵的纯『拿尔多』香液」，在雅歌就是新娘用来向她的君王表达爱意的香膏：「君王正在坐席的时候，我的香膏已放出清香」（歌 1:12）。

甚至有关头髮的细节，玛利亚用它来擦乾耶稣的脚，在雅歌也可见：「君王就为这鬃髮所迷」（歌 7:6）。

正当团体为活着的死者拉匝禄庆祝之际，宴会却令犹达斯，已死去的活人不安。

犹达斯被死亡的恶臭所笼罩，受不了生命的气味，当屋内充满着这香气时，他提出抗议：「为什麼不把这香液去卖叁百块『德纳』，施捨给穷人呢？」（若 12:5）

这位门徒是第二次在若望福音中出现。在他第一次出现，耶稣提及时责斥他为魔鬼（「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人吗？你们中却有一个是魔鬼」，若 6:70）。

在若望福音，魔鬼是指「从起初」已是撒谎者和杀人兇手（若 8:44）。

犹达斯如魔鬼般，是撒谎者和兇手。他不满玛利亚所做的，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只因为他是個賊，掌管钱囊，常偷取其中所存放的」（若 12:6）。

在若望福音，犹达斯唯一一次发言就是为他的收益而辩驳。

团体对耶稣所表示的爱损害犹达斯的利益，因为他认为利润是最重要的价值。

犹达斯对穷人不感兴趣。帮助有需要的人只是抢来更多金钱的借口。

犹达斯斥责玛利亚，因为她对耶稣表达爱心的行为令穷人有所亏损，但事实上正因犹达斯是个賊，造成贫穷的局面。

被玛窦指为「若没有出生，为他更好」的人(玛 26:24)，犹达斯才是这晚餐的死者：在他内没有生命，这位出卖耶稣的门徒，不明白有什么值得庆祝之处。

当时的团体为表达对耶稣感恩之情，他们选择爱的象徵多於金钱，因为他们认为爱是「极珍贵」的，是无价之宝（香液的价值相等於工人一年的工资）。

犹达斯偏爱金钱多於爱。

因此圣史们把这位门徒指为出卖耶稣等人：他亲手把耶稣交给士兵，是他不断背叛耶稣和他讯息最後的动作。

耶稣教导人们将自己以及自己的一切分施给别人，他将丰盛的生命传达给人们。

犹达斯一向背道而驰：他把属於别人的据为己有，将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人的利益之上。犹达斯选择以财富为首而不是爱，他「必受人轻视」(歌 8:7)。

耶稣了结犹达斯的争论，邀请这位如此关心穷人问题的门徒，不要局限於担心穷人的好处，而是接纳他们进入团体：对有需要的人，他们不需要我们的施捨，而是献出自己。

犹达斯提出抗议，认为需要将金钱施捨给穷人。

耶稣提醒我们，不要把有需要的人看作团体慈善活动的对象，而是团体本身的成员：「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若 12:8)。

如今犹达斯不能将香液的「叁百块『德纳』」据为己有，一会儿他将会作出补救，以「叁十块银钱」(玛 26:15)，即奴隶的身价(出 21:32)，出卖耶稣。

二人的最後晚餐

伯达尼晚宴同样的主题（晚餐、犹达斯掌管的钱囊、穷人、耶稣的死亡），再次在最後晚餐出现，耶稣极力尝试挽回犹达斯。

这最後晚餐，为两者而言都是最後的一餐，犹达斯愈是企图把光窒息，成为黑暗的力量，上主爱的光愈发光亮。

对耶稣来说，晚餐的後果将是死亡，他在十字架上将要彰显天父的光荣。

犹达斯吃过晚餐後，将永远被黑暗吞噬。

在伯达尼的晚餐，团体庆祝死去的门徒拉匝禄复生，在最後晚餐，犹达斯却为生命的主宰成为死亡的工具。

在这晚餐中，身为「主子，为师傅」的耶稣(若 13:14)，给门徒洗脚。

主耶稣成为僕人，为使僕人感到自己是主人，他成为师傅，为使所有人从他身上学会服务。

可是耶稣爱的行为对犹达斯却是毫无用处（「你们不都是洁净的」，若 13:11），犹达斯永远都是不洁的，因为魔鬼才是他真正的师傅，而他是魔鬼的僕人和门徒。

当耶稣不断以爱回应犹达斯的憎恨，他只有能力作出敌对的行为，耶稣为他洗的脚将举起来反对他：「吃过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若 13:18；咏 41:10)。

犹达斯拒绝接受耶稣每一次给他的爱，面对这位门徒的对抗，耶稣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作出最後的尝试，因为天父派遣他来不是为审判和定人的罪，而是为救赎人类，他希望连一个也不会失掉，甚至是出卖耶稣的人。

按犹太人的习俗，家中的主人开始进餐时，会把一片饼蘸在盘子裏，然後献给最重要的客人。

对耶稣来说，进餐的人当中最重要的是犹达斯，因为他是唯一将有可能永远失掉的一个。

因此，在开始吃晚餐时，耶稣「蘸了一片饼，递给犹达斯」(若 13:26)。所采用的动词：拿起和递给，都其他圣史同样用来描述最後晚餐的动词，当耶稣拿起饼来，递给他的门徒(玛 26:26)。

随着把饼献上的动作，表达出他首选的爱，耶稣将自己的生命交到出卖他的门徒手上，任由他选择如何处置他。

可是犹达斯，甘愿成为那位「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兇手」(若 8:44)的工具，继续孕育死亡的情操，他没有把饼吃下，只是拿去，然後就出去了。

进食等於与耶稣，「生命之粮」(若 6:35)同化。犹达斯却与「那握有死亡权势者——魔鬼」(希 2:14)同化，他拿了那一片饼，「随着那片饼，撒弹进入了他的心」(若 13:27)。

圣史是强硬的：一是接纳耶稣，生命的因素，而成为「天主的子女」(若 1:12)，或者捉拿、杀害他，而成为「魔鬼的子女」(若一 3:10)。

犹达斯拒绝耶稣献给他的生命，便丧失自己的生命，确定自己是「丧亡之子」(若 17:12)。

耶稣眼见犹达斯继续他魔鬼般的计划，没有强迫他接受自己赐了他的生命，然而，耶稣最後表达自己爱的作为，就是没有在其他门徒面前公开指责他，而是方便他出去，於是说：「你所要做的，快去做吧」(若 13:27)。

坐席的没有明白他这些话。

其中一些人记起犹达斯关注穷人的利益，以为他需要给穷人施捨一些东西。

不过，犹达斯「一吃了那一片饼，记立时出去了：那时，正是黑夜」(若 13:30)。

犹达斯决定永远放弃光明的领域，沉沦於黑暗(黑夜)中。

耶稣以「世界之光」来到世上，然而犹达斯「却爱黑暗甚於光明...因为凡作恶的，都憎恨光明」(若 3:19-20)。

过了不久，出卖者回来了，他领了一队兵，有着「火把、灯笼和武器」(若 18:3)，到来捉拿耶稣。

他带着死亡(武器)，在黑暗中行走，因比他需要火把和灯笼。

犹达斯是黑暗的工具，企图把耶稣发放的光芒窒息。

但当犹达斯离开福音的场景，他被黑暗吞噬，而耶稣的光却不断照耀，因为「黑暗决不能胜过他」(若 1:5)。

一个绝望的个案 (路 18:9-14; 19:1-10)

税吏们到若翰那裏受洗，为能获得罪赦，他们期望洗者会迫使他们改变自己的职业，所以他们问：「师傅，我们该作什麼呢？」(路 3:12)

但若翰回答说：「除给你们规定的外，不要多徵收」(路 3:13)。

洗者若翰的答覆实在令人费解，考虑到这位严谨的先知以炽热的言辞向那些来到他跟前的讲话（「毒蛇的种类！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就要来的忿怒」，路 3:7），而且用了恐怖的形象恐吓他们（「凡不结好果了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路 3:9）。

若翰认为那些被视为罪人的税吏也可获得罪恶的赦免，就算他们继续从事一种被认为是犯罪的工作。

若翰向民众宣讲的「喜讯」，人们充耳不闻，耶稣也认定这一点，他教导人与天主的交往不是因为人的功劳，而是接受天主的爱，他「对待忘恩的人和恶人，是仁慈的」(路 6:35)。

从事神圣职业的专业者

耶稣为使人明白与天主关这种彻底的改变，於是向那些自以为能以一己之力，锺悦天主，「自充为义人，面轻视他人的人」(路 18:9)设了一个比喻。

在比喻中，耶稣带出对宗教生活两种不同的行为：来自那属於法利塞党的人，被视为神圣职业的专业者和圣善的典範的行为；以及典型罪人税吏的行为。

二人同时上圣殿祈祷，但他俩都没有这样做。

「那个法利塞人立着，心裏[字面意思：对自己]这样祈祷」(路 18:11)。

这个法利塞人站立在上主面前，却以自己为中心。他虽然是对天主说话，事实上只是讚扬自己圣德的独白。法利塞人比司铎更为司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履行繁複的洁净规条，这些规定都是司祭们在圣殿服务的限期内必须遵守的。

法利塞人的生活由 613 条规矩所支配，他自视为天主所拣选的人，以自己的圣德作为判断别人的尺度：「天主，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义、姦淫」(路 18:11)。

这确实如此。

他不像其他的人。

他们比他们还差。

法利塞人「像其他人一样」勒索、不义、姦淫，但更严重的是他们奉天主之名作这一切。

法利塞人被自己的功劳所蒙蔽，没有为意自己的贪婪，因此耶稣这样斥责他们：「你们法利塞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心中却满是劫夺与邪恶」(路 11:39)。

耶稣揭发法利塞人狂热地在人前坚守他们的义德，但事实上只是掩饰他们在天主前深层次的不义：「你们在人前自充义人，但是，天主知道你们的心，因为在人前是崇高的事，在天主前却是可憎的」(路 16:15)。

正是在圣殿内，他们献香和讚美的对像不是天主，而是自己，法利塞人篡夺上主的地位，犯了崇拜偶像的罪行，这才的确是姦淫。

这位法利塞人自以为是圣德的典范，他对税吏们白眼，满足于和声名狼藉的人有天渊之别，不断例出自己一无事处的功绩。

法利塞人所吹嘘的一切都是以神功为主，没有一样是为近人而做的。

「我每週两次禁食...」(路 18:12)。

除了每年赎罪礼那天所规定的斋戒(肋 16:31)，传统加上另外四天，为的是纪念国难(匝 7:3-5)，但法利塞人们为使自己与众不同，逢星期一和星期四禁食，纪念梅瑟曾上了西乃山，及后下来。

法利塞人继续表扬自己的功德，他不但按法律所规定的十分一捐献，而是他所拥有的一切。

法利塞人以这些善行而感到骄傲，在上主的眼中却不外乎是「废物」(斐 3:8)，正如悔改的法利塞人扫禄所表白的：「这些教规既基于随从私意的敬礼、谦卑和苦身克己，徒有智慧之名，并没有什麼价值，只为满足肉慾而已」(哥 2:23)。

有位税吏也上圣殿去，目的是为祈祷，但却不敢做：「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祇是捶着自己的胸膛说：『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路 18:13)。

在比喻中的两位主角都把自己关上，没有向天主开放自己。那位法利塞人只是自己的神和偶像，向那位要求「仁爱胜过祭献」的上主(欧 6:6)关闭自己；税吏也没有向天主开放自己，每日以欺骗和抢掠为生。

然而，只有税吏意识到自己的不洁。

他没有答应天主改过自新，但身处於罪恶的惨况中，他祈求天主展示他的慈爱。

比喻对那些自视为「义人」的人作出一个荒谬的判决：相对於法利塞人，耶稣对税吏的态度有所不同，说：「这人下去，到他家裏，与天主和好[字面意思为：成了正义的]」(路 18:14)。

上主时常「使饥饿者饱餐美物，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路 1:53)，以他的慈爱环绕着罪人，却拒绝那位法利塞人和他一切虔敬的商品：

「你们来见我的面时，谁向你们要求了这些东西？

不要再奉献无谓的祭品！

你们伸出手时，我必掩目不看；

你们行大祈祷时，我决不俯听」(依 1:12-13,15)。

不可触摸的人

福音显出耶稣关爱税吏是无可置疑的，这群人代表着在宗教世界被歧视的一类人。

事实上，在跟随耶稣的人当中我们可找到税吏，但没有一个是法利塞人。

在路加福音中，第一位耶稣表明邀请跟随他的人正是「一个税吏，名叫肋未」(路 5:27)。法利塞人和经师都大为诧异，耶稣回答他们说「不是来召叫义，而是召叫罪人悔改」(路 5:32)。

引起同样惊讶的就是当耶稣在耶里哥时，进了一个税吏长的家裏。

讽刺的是他的父母给他起名叫匝凯（希伯来文 Zakkai），意思是「纯洁」，但他所选择的职业竟是令他最为不洁的。

匝凯是个绝望的个案。

他被同胞视为吸血鬼和卖国贼，在宗教上被认为是个不可触摸的人，因为凡与他接触的人，就连他所居住的家，都会成为不洁。

匝凯不但是个税吏，他也是个富人。

耶稣「本是富有的，却为了你们成为贫困的」（格後 8:9），匝凯刚刚相反，他使别人倾囊，令自己致富，主耶稣已说明富有的人没有希望进入天主的国，因为「骆驼穿过针孔，比富有的人进入天主的国还容易」（路 18:25）。

圣史路加形容匝凯「想要看看耶稣是什麼人，但由於人多，不能看见，因为他身材短小」（路 19:4）。

路加所指的不是匝凯的尺寸，而是他在道德情操的矮小。

富有的人攀不上耶稣的高度，匝凯所屯积的财富妨碍他看见耶稣。

「耶稣来到那地方，抬头一看，对他说：『匝凯，你快下来！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路 19:5）。

匝凯以为他必须攀上树上才可看见耶稣，主耶稣却邀请他从树上下来。

匝凯兴奋地「赶快下来，喜悦地款留耶稣」（路 19:6），是那位的牧羊人的反响，他「请他的友好及邻人来，给他们说：『你们与我同乐吧！因为我那只遗失了的羊，又找到了』」（路 15:6）。

但在场的人没有参与耶稣和匝凯的喜乐。

人们习惯以宗教的分类作出判断，他们窃窃私议说：「他竟到有罪的人那裏投宿」（路 19:7）。

他们认为耶稣进入税吏的家，就会沾染了不洁。

对圣史路加而言，耶稣光临匝凯的家，使这位税吏得到洁净，事实上，匝凯宣报：「主，你看，我把我财物的一半施舍给穷人；我如果欺骗过谁，我就以四倍赔偿」（路 19:8）。

在欺骗的情况下，按肋未纪的规定，除了归还所占有的，还应另加五分之一（肋 5:20-26）。

匝凯却超出梅瑟法律所规定的，致力以四倍偿还他所夺取的。

匝凯款待耶稣的代价非常昂贵，如今他不再是个富人了。税吏明白到「施予比领受更为有福」（宗 20:35），将他的财物分给有需要的人。耶稣曾说「那些有钱财的人，进入天主的国是多麼难啊」（路 118:24）。

匝凯一旦放下他的财富，他已进入天国的福乐了（「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路 6:20），因此耶稣可以宣报：「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一家，因为他是亚巴郎之子」（路 19:9）。

这是在福音耶稣唯一一次讲及「救恩」。

上主的天使曾向牧羊人宣报耶稣为「救主」（路 2:11），耶稣确认天主来「是为寻找发拯救迷失了的人」（路 19:10）。

耶稣所赐予的救恩是即时的，是在「今天」，正如他赐予那位同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裏」，路 23:43）。

严谨的初期教会不会乐意接受耶稣对税吏所做的。

严苛的悔罪做法规定外方人放弃某些与基督徒尊严不相符的职业，这是违反耶稣所赐予税吏的救恩，因为税吏依然从事他故有的职业。

凯撒勒雅主教伯多禄及时为传统作出补救，就是给匝凯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Ps. Clem. Hom. 3.63,1)。

猪与狐狸 (玛 2；谷 6:14-16)

马尔谷和若望不理睬他。

路加只在历史记载上提及他。

玛竇是唯一记述黑落德的圣史，他所刻划的犹太王深入人心，认为是兇残托世。

讽刺的是在历史上，黑落德被视为唯一一个可能没有犯案的犯人。事实上，虽然当代的历史学家从不放过抹黑黑落德的机会，他们却没有提到「屠杀无罪婴孩」一事。

这并不是因为黑落德做不到下令将「白冷所有的婴儿」杀死(玛 2:16)：这位君王曾把所有企图夺去他王位的人，不论真与假，除掉。

虽然他自称为「如此可爱的父亲」(G.G. 1,32,2)，黑落德毫不犹豫地杀死十多位亲戚，包括他的叁个儿子：安提帕特（多丽斯的儿子），玛黎安乃的儿子亚力山大和阿黎斯托步罗。当君王连自己的儿子也杀掉的消息传出，於是出现这句俗语：「当一头猪比做黑落德的儿子还好」，基於犹太人不准吃猪肉，而且取其谐音（希腊文猪为 huos），比作儿子（希腊文为 huios）。

只有玛竇记述屠杀白冷婴儿一事，这位圣史将耶稣的生平写作梅瑟的翻版。

梅瑟与耶稣，民族的解放者，都为不同的掌权者所惧怕，就如巨大的危险一样。

玛竇记载当「犹太人的君王已诞生」的消息传出时，黑落德「就惊慌起来」(玛 2:1-2)。

黑落德一生都在恐惧中生活，这是因为他不是一位合法的君王。

法律清楚规定只是拥有犹太血统的人才可成为犹太王：「应由你兄弟中立一人，作你的君王，不可让不属你兄弟的外方人统治你」(申 17:15)。

黑落德身上所流的连一滴犹太人的血也没有。他的母亲塞浦路斯是个那霸致人，他的父亲安提帕特是依杜默雅的总督，依杜默雅是以色列南部的地区，先由犹太人，其後再由罗马人占领。

安提帕特具政治能力，他不但懂得在不同的占领区上应付自如，而且在黑落德仅有十五岁那年，已能使他成为加里肋亚的总督。

这位青年已懂得把自己的名字发扬光大，黑落德有「英雄」的意思，他以手段使人立即欣赏他那份毋庸置疑的勇气。他利用当时导致合法犹太王阿哈齐雅倒台的内部权力斗争，令自己获任命为王。

他的王朝的特徵由始至终都是透过杀除所有可能反对他的人。史历学家若瑟夫指出「他有无数的手下败仗，但倖存的人所受的苦却令他们羡慕那些被杀害的人」(G.G. 2,6,2)。

当耶稣诞生时，黑落德已是个七旬老翁，到了他多年统治的顶峰，因此他得到「大黑落德」的称誉。

这位年老的君王时刻疑神疑鬼，恐怕他的王位被人篡夺。

玛实根据史历事实的一些元素，即黑落德害怕失去王位，以及他强悍地保卫这王位，构造了屠杀白冷婴孩的故事，使任何一位读者都能明白到它神学方面的意义，而不是历史的事实。

其实众所周知，黑落德之所以能无竞争地统治犹太人几乎半个世纪之久，是因为他狡猾过人，他在玛窦福音却被刻划成一个轻率的人物。

黑落德为新生王诞生的消息而惊慌起来，「便召集了众司祭和民间的经司，仔细考问他们：默西亚应当生在那裏。他们对他讲：『在犹太的白冷』」(玛 2:4)。

君王虽然知道了默西亚诞生的地方，他却并没有派出杀手追踪新生婴儿的下落，反而信任与他毫不相识的陌生人，那些「从东方来的贤士」，并「打发他们往白冷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婴孩，几时找到了，给我报信，好让我也去朝拜他』」(玛 2:1,8)。

奇怪的是，黑落德是个多疑的人，连自己的儿子也不信任，竟会想不到跟踪贤士们。只当他「见自己受了贤士们的愚弄，就大发忿怒...差人将白冷及其周围境内两岁及两岁以下的婴儿杀死」(玛 2:16)。

玛窦是故意作出这个滑稽的记载。

黑落德在他漫长的岁月中一向掌握一切，如今却因被捉弄而下令屠杀白冷的所有婴孩。正如当法郎想杀掉所有犹太人新生的婴孩，而梅瑟逃过一劫，耶稣也将如此。

被风摇曳的芦苇

黑落德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他知道人们会庆祝他的死。於是他想办法给人们为他哀悼的理由。

他以欺骗的手段邀请了各乡村的知名人士，放在耶里哥城的竞赛场内。其後「他叫妹妹莎乐美和她的丈夫亚力沙，对他们说：『我知道犹太人会为我的死而庆祝，我会令他们为其他原因而哭，因而获得隆重的丧礼，如果你们能按我的吩咐照办。当我一死，你们立即派士兵杀死被困在场内的人，使整个犹太和每一个家庭，就算他们不愿意，也会为我的死而哭泣』」(G.G. 1, 33,6)。

黑落德死前五天，犯下他最後的罪行：看见自己的长子安提帕特已带着君王的态度，便命人把他杀掉。

黑落德王最後死去，已和玛利亚及婴孩逃往埃及的若瑟，不敢返回犹太的家，因为阿尔赫劳，一位像他父亲一样兇残的君王继位，於是上了加里肋亚，在黑若德安提帕所统治的四分省去。

「安提帕」是「安提帕特」的简写，意思是指「像父亲一样」，但他比父亲显得更有危害性，父亲大黑落德王未能完成的将由他的儿子完成任务，耶稣就是在他的权下死去的。

在福音中，耶稣曾两度提及黑落德安提帕，但两次都是负面的。

一次是耶稣向群众谈及洗者若翰时，将他和杀害他的人作比较：「你们出去到荒野裏是为看什麼呢？为看一枝被风摇曳的芦苇吗？」(路 7:24)

另一次是耶稣提及税币上黑落德安提帕的肖像，这个「德纳」是在新首都提比黎雅落成是铸造的。由於犹太人是不能複製人的肖像，因此在剧有字样的另一面，所用的不是分封侯的肖像，而是一枝芦苇，是加里肋亚湖特有的元素。

在湖边强风中摇曳的芦苇，讽刺地成为这位掌权者的徽号，性格软弱、豫疑不决，以致在无数不同的解决办法当中最终选择了最差的一个。

安提帕承继父亲的是眷恋奢华，而不是勤奋和处事决断的能力。

加里肋亚的首都色佛黎斯位於离纳匝肋只有几公里的山区，安提帕不肯定自己会否继续在那裏居住，抑或另建一个更华丽的城，最後他还是决定在加里肋亚湖边兴建一个新的首都，为对罗马皇帝表示敬意，命名为提庇黎雅。

为了兴建这项工程，黑落德选了一块最不合适的土地：墓地。由於犹太人视墓地为不洁的地方，他们拒绝在那裏居住，黑落德为了填满这个城市，唯有强迫混血的人迁徙到新的首都。

黑落德与佩特拉王的女儿成了亲，但前往罗马途中掉进了野心勃勃的黑落狄雅的魔爪，黑落狄雅是他兄弟的妻子。

正如芦苇在强风中摇曳，黑落德被黑落狄雅说服，把髮妻休弃。

他的妻子得悉他的诡计，於是逃到父亲那裏，她的父亲立即为女儿洗脱凌辱，便向黑落德宣战，把他的军队毁灭。

在这场败仗中，许多人在洗者若翰被杀一事看作天主的惩罚，若翰的死是因为黑若德豫疑不决：他「敬畏若翰，知道他是一个正义圣洁的人」，但却把他收监。「他乐意听他」，但「几时听他讲道，就甚觉困惑」(谷 6:20)。

根据圣史们的记载，要求若翰人头的是黑落狄雅，因为他在洗者若翰身上看到危机，若翰不断指责黑落德说：「你不可占有你兄弟的妻子」(谷 6:18)。

令这位先知人头落地的黑落德，自己却失去了理智。

黑落德疑神疑鬼，因洗者若翰的影子缠扰，他深知若翰已复活（「洗者若翰从死者中复活了！」，谷 6:16）。

黑落德的恶梦是因为耶稣的声誉日渐强盛，分封侯黑落德认为必须再次把这复活过来的死者杀害。正是在图谋诡计的时候耶又再谈及黑落德。

有几个法利塞人想恐吓耶稣，企图除掉他，於是通知耶稣即将发生的危险，呼籲他逃走：「你离开这裏走吧！因为黑落德要杀你」(路 13:31)。

耶稣没有担心这样的恐吓，向这些法利塞人明确地指出他想继续自己所行的路。当他提到黑落德时，称他为「狐狸」（你们去告诉这个狐狸吧，路 13:32）。耶稣并非指分封侯黑落德机智，而是指他是个一无事处的人。事实上，狐狸对犹太人来说，并不是机灵的象徵，却是用来指最不重要的存在（「宁可作狮子的尾，也不作狐狸的头」，Pirqê Ab. 4,20）。

只是当耶稣被捕以及被解送到比拉多时，黑落德的恐惧才得到平息。罗马总督面对着那个被控自己想成为「犹太人的君王」的人(路 23:3)，他以为可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一方面可解决一个难题，同时也可教训黑落德王。事实上，他得知黑落德分封侯对於不能获得君王的称誉而感到沮丧，而比拉多把耶稣解送到黑落德前，目的是想向他表示那热切期望得到王位的人的下场。

当黑落德侮辱耶稣向嘲笑他後，便把这位想成为「犹太人的君王」的人解回比拉多，给他穿上「华丽的长袍」(路 23:11)，这无效的王服，表示他明白总督给他的教训。

先前在君王代表和觊觎王位者之间存在的紧张局面从此消除，「黑落德与比拉多就在那一天彼此成了朋友」(路 23:12)。

黑落德虽然避过了他的父亲、他的岳父、洗者若翰、耶稣和比拉多，然而他却不知道他的仇敌却近在咫尺。

黑罗狄雅每天不断地「刺激他的丈夫，煽动他前往罗马」，请求得到王冠：她不能忍受「黑落德贵为一位君王的儿子，从他诞生於王族的那天起，已应得到同样的荣誉，竟会满足於过着平民般的生活，直至他死去的那一天」(Ant. 18,241-243)。

在风中摇曳的芦苇完全倾向黑罗狄雅的暴风雨，黑落德屈服於妻子的坚持，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夺得王位」(Ant. 18,245)。

黑落德将比拉多有关想成为君王的教训忘得一乾二净，到罗马去，卡里古拉皇帝不但没有封他为王，反而收回他的封地，并判他和妻子二人「流放到法国的城市里昂」(Ant. 18,252)，连他在那裏死去也可能是皇帝自己所下令的(G.G. 2,9,183)。

凯撒的朋友 (若 18:28-40; 19:1-16)

提庇留皇帝在位的 22 年中，他只为犹太任命过两位总督：华拉利格辣托和他的继任人般雀比拉多。皇帝惯用这个故事作为托辞：「有一个受伤的人卧在地上，一大群苍蝇在他的伤口上飞来飞去。一位路过的人同情这位不幸的人，他以为伤者虚弱得无法提起手来，於是走近把苍蝇赶走。可是伤者却求他不要这样做；於是查问他为什麼不顾及解除骚扰他的伤害，那人回答他说，『如果你把牠们除去，你做的更差。牠们吸饱了血後，便不会再骚扰我。倘若另一些饥饿而刚有胃口的苍蝇到来，牠们便会令我虚弱的身体腐烂，那果真致我於死地』」(Ant. 18,175)。

提庇留熟悉他官员的惰性、将他们比作吸血的苍蝇，对于一个已受伤的身体饱肚的苍蝇比饥饿较好。

但对于比拉多，他却错算了。

久而久之，这位总督对血的饥饿不但没有减却，反而日渐增加。

斐朗尼形容他为「一个硬朗和固执的人」(Legat. 38)，他眼前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他的仕途，因此他乐意随时牺牲一切。

在他服兵役时，自从军开始，已获比拉多的绰号，来自 *pilum* 一字，即用来惩罚士兵，使他们遵守纪律的长矛。

般雀比拉多在权力的阶梯上跃进都是全靠他与提庇留得力的心腹禁卫军指挥官谢亚劳斯的交情（谢亚劳斯「是提庇留的知己，被称为凯撒的朋友」，Ann. 6,8），挂着「凯撒的朋友」这荣誉。

比拉多更巩固他与皇帝的近亲关系，与提庇留的私生女儿克劳迪亚普罗克里斯。儘管他们已婚姻，比拉多仍属骑士阶级。由於他不是元老院的成员，他不能追求成为皇帝特使这尊贵的职务，最後只在阳光充沛，石头遍野的犹太担任总督。

比拉多要处理的是一个顽固和经常造反的民族，至今已有十年了。

比拉多不甘心留守在这地方，但却没有指示他会在元老院担任有声誉的职务，他笨拙地做了一连串的行动，对他的将来不利。

这位总督从不隐瞒他深深地鄙视犹太人和他们的传统，从他上任时，他们已开始了一些争端。

过往的总督都避免将罗马军队驻守在圣城耶路撒冷，军旗上面有罗马皇帝的肖像，比拉多将犹太人的情感置诸不理，「率先在耶路撒冷引入肖像」(Ant. 18,56)，不断引起抗议。

另一次的抗议是由於比拉多将刻有皇帝名字的金盾牌放在皇宫上，建筑引水道时却取用圣殿银库的钱。犹太人少不免反对，他竟以大屠杀来回应他们。

黑手党般的警告

就是在般雀比拉多犯大屠杀罪时，耶稣间接遇上这位罗马总督。

耶稣与宗教制度划清界线，指责它为杀人者，引起法学士和法利塞人的憎恨，「开始严厉追逼他」和「窥伺他」(路 11:53)。

在这种气候之下耶稣得到一个带有恐吓的性质消息。事实上，「来了几个人把有关加里肋亚人的事，即比拉多把他们的血，与他们的祭品搀和在一起的事」报告给耶稣(路 13:1)。

警告的讯息十分明显：加里肋亚人耶稣，获邀请改变方向，否则会得到那些加里肋亚人的下场，被比拉多杀死。

然而耶稣不受恐吓，通知那些热心报信的人，他们如果不改变自己的生活，自当有恐怖的下场：「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都要同样丧亡」(路 13:3)。

耶稣被捕时将再次与比拉多见面。

耶稣被指控为许多默西亚中的一位，经常反抗罗马，是一位煽动者，「在犹太全境，从加里肋亚起，直到这裏施教，煽动民众」(路 23:5)。

般雀比拉多参与捉拿耶稣，派了差不多不下千士兵，如今耶稣在他面前，他想知道耶稣是一个什麼危险程度的人物：「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若 18:33)。

这个问题表达出罗马总督比拉多的诧异，在他面前的人却完全没有君王的样子。

耶稣意图使他明白他的王权不是比拉多所认识的，由暴力和强权所构成，而是为真理服务。

比拉多感兴趣的不是真理（「什麼是真理？」，若 18:38），而是权势，他查实耶稣对帝国并不会带来任何威胁，企图释放他。奈何宗教权威人士令他一切试图落空：就连把耶稣与一个大盗交换也不可以，比拉多命人鞭打耶稣，使他血肉都剔了出来，鞭子是用铁钩造成，使被判有罪的人皮开肉烂。

耶稣变得血肉模糊，般雀比拉多把他示众：奢望成为犹太人君王的是一个没有杀伤力，惨为人戏弄的人。

宗教的权威人士眼见政治方面的指控（「犹太人的君王」，若 18:33）失败，於是将指控转为宗教性质，要求把耶稣杀死，「因为他自充为天主子」(若 19:7)。

这个控诉令比拉多大为惊讶（「比拉多听了这话，越发害怕」，若 19:8）。他的惊慌是因为与一个天上的神体有关，因此他要为自己的作为负责，恐怕会遭天谴。

比拉多於是查问他的本性。

可是耶稣没有答覆。

认定他是什麼神的儿子会对他有利，不过比拉多要审判的是站在他面前的人，而不是一个神体。

耶稣的沉默更加令比拉多费解，他只好以他拥有的权力为靠山。他的愤怒出卖了他，揭露了他不安全感，当他向耶稣强调：「你对我也不说话吗？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钉你在十字架上吗？」(若 19:10)

对般雀比拉多来说，判定一个人或生或死，应视乎被控告的人是否有罪。

可是他所选择的是按自己的方便，而不是按耶稣的清白。

犹太人的主

这位没有任何王者风范的「犹太人的君王」和「天主子」，令比拉多感到困惑，他最後一次尝试释放耶稣。

然而，犹太人的权威人士明知总督比拉多的野心，作出决定性的最後一击。

他们眼见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指控都不见效，於是强调总督的仕途：「你如果释放这人，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若 19:12)

领袖们的恐蹟十分明显：倘若比拉多释放耶稣，他将会被免职。

般雀比拉多知道提庇留是个容易发怒的人，他对轻君之罪特别多疑，他会毫不犹豫地剷除那些不尊敬他的人。

比拉多十分敏感。

牺牲自己的前途，抑或牺牲一个无辜的人的生命，两者之间，他必须作出选择。

如果他释放耶稣，他的野心便会告吹。

比拉多对犹太这个卑微的总督职位早已感到失望，面对他的前途，他不得不退让。

但比拉多仍是胆怯地作最后的尝试，对司祭长们说：「要我把你们的君王钉在十字架上吗？」(若 19:15)

那些代表天主的人的答覆实在令人激动，完全是背叛宗教得标记：「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君王」(若 19:15)。

如果比拉多背叛一位无辜的人是一罪行，司祭长们背叛他们的天主的罪就更为严重了。

他们宁愿受罗马人统治，维持自己的利益，也不愿让「犹太人的君王」解放他们，因而失去自己的利益。

此举正是完全否认天主，自己民族唯一的君王，甘愿无条件接纳异族的统治的行为。司祭长们拒绝承认耶稣是天主，他们最终被迫称比拉多为他们的「主」(玛 27:63)。

在最终的审判，真正自由的是那被囚禁的人，犹太人反而是自己恐惧和野心的奴隶，般雀比拉多将耶稣放给士兵，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正如犹达斯将耶稣放给司祭长们，他们将耶稣交给比拉多，耶稣将自己交给暴君的手中。犹达斯、司祭长们和比拉多的共通点，就是当他们眼见个人的利益和前途受到威胁时，不惜把人当作牺牲品。

他们没有听从耶稣的「真理」，被迫履行他们父亲，即「撒谎者的父亲」，「从起初，他就是杀人的凶手，不站在真理上」(若 8:44)。

於是耶稣被杀害。

他自己的民族「否认了那圣而且义的人，竟要求把杀人犯，恩赐给你们」(宗 3:14)。

其後般雀比拉多被叙利亚的罗马特使维特里乌斯揭发他又再屠杀了撒玛黎雅人。当时有许多人聚集在革黎斤山上，搜索他们相信是梅瑟所埋藏的宝藏，比拉多误以为他们是叛乱者，袭击他们，「在短短的一场混战中，部份人被杀，而其他人则逃去。许多人沦为奴隶，比拉多把其中最有权权威的首领，以及逃生者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杀死」(Ant. 18,87)。

正所谓滴水可使瓶满溢，维特里乌斯免除他的职务，把他解送到罗马受审，解释他的所作作为。

比拉多，身为「凯撒的朋友」，希望再次能获得皇帝的特赦。可是在他前往直意大利的途中，提庇留驾崩。谢亚劳斯，比拉多的守护者当时已被免职，且被皇帝处死，因此般雀比拉多再没有任何值得信赖的人。

有关他的历史事实从此消失，继而开始的只是一些传说。

有些人认为比拉多「在卡利古拉皇帝的统治下遇上许多不幸，被迫自杀，成为自己的惩罚者」(St. Eccl. 2,7)，而他的屍骸从泥土中再被扔出来。人们认为科普特教会为他平反，并尊他为致命圣人(6月25日)。

幕後主持人 (若 11:46-53; 18:19-24)

在天主和他的代表之间一直以来都有不相容之处。

当天主在西乃山上显现给梅瑟时，第一位大司祭亚郎使民众堕落，催促他们「铸了一个牛像」作为天主：「以色列，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国的天主！」(出 32:1-8)。

当天主在圣子身上显示自己时，也是一位大司祭盖法，欺骗了民众，以他所有的权势，肯定必须为民族的益处而牺牲耶稣。

当耶稣第一次上耶路撒冷的圣殿时，已清楚指出他的意向是为打王他父亲的事(路 2:49)。

当时的大司祭亚纳斯(希伯来文为 Anania，「天主是慈祥的」)，同样也是企图实现他父亲，「魔鬼...从起初，他就是杀人的兇手」(若 8:44) 的慾望，他将天主的居所变成一个做任何买卖的「贼窝」(路 19:46)。

当时的文学作品显出司祭凄凉的形像，「他们抢去天主的祭品，因为贪婪而教导人他的法律」(Test. Levi 14,5-8)。他们在圣殿内做尽一切罪恶，从乱伦到强姦，「没有一样异邦人所犯的罪是他们没有幹的」(Sal. Salom. 8,13)。

耶稣企图了结这种制度。

这种制度却给耶稣一个了断。

最大的老人家

亚纳斯开宗明议是个喜爱罗马的人，於公元6年他被叙利亚总督季黎诺委任为大司祭，在耶稣幼年时仍在任。

虽然他於公元15年被免职，他仍然是幕後主持人，继续权力的统治，他操控大司祭的挑选，似乎都是巧合，所有的大司祭都是他的亲戚。

亚纳斯怎样用阴谋保存他势力已是众所周知的。他成功地委任足足五个儿子成为大司祭，「这种情况从未在任何一位大司祭当中发生过」(Ant. 20,198)，他透过女婿盖法和他的孙儿玛弟亚，继续掌握大权。

塔耳慕得的内文反映出曾有民众抗议，反对司祭家族掌握极大的权力，似乎是亚纳斯和他家族的写照：「这些大司祭，儿子是财政司，他们的女婿行政官和僕人用棍殴打群众」(Pes. B. 57a)。

就算盖法是公认的官方大司祭，年老的亚纳斯继续坚守他的统治权。因此他在大司祭的名单中时常排行第一(「亚纳斯和盖法作大司祭」，路 3:2; 宗 4:6)，以及当耶稣被捕时，他不是即时被带到盖法去，而是到亚纳斯那裏。

当亚纳斯在那被指控为「煽动我们的民族」(路 23:2)的人面前，他对一位将被杀害的人表现不感兴趣；使这位精明的大司祭担心的是耶稣的讯息，耶稣就像新酒，将把传统尊贵的酒囊弄破，而这传统正是司祭权力的靠山。

大司祭明白到除去耶稣仍未足够，还需压止他的「喜讯」。

因此，除去耶稣高绊脚石後，亚纳斯将会捉拿他的门徒，公议会的主席於是恐吓他们说：「我们曾严厉命令你们，不可用这名字施教。你们看，你们却把我们我道理传遍了耶路撒冷」(宗 5:28)。

亚纳斯「就有关他的门徒和他的教义审问耶稣」。耶稣在被捕时甘愿换取他门徒的自由（「你们既然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若 18:8），他拒绝提供有关门徒的任何资料。

至於他的教义，耶稣回答说：「你为什麼问我？你问那些听过我的人，我给他们讲了什麼」。他刚说完这话，在场的的一个差役就给耶稣一个耳光说：「你就这样答覆大司祭吗？」(若 18:21-21)。

权力唯一的辩驳就是暴力，不过亚纳斯的权力在耶稣的自由面前是无能的。耶稣也曾给差役提出这种自由，但他只是权力的奴隶，他给耶稣一个耳光也是为讨好他的主人。

耶稣企图使差役运用他的理智：「我若说得不对，你指證那裏不对；若对，你为什麼打我？」(若 18:23)。

亚纳斯明白到这个人的危险性，他能呼籲屈服者持另一个见解，与他们所指定的有所不同，於是亚纳斯没有给差役时间考虑，便把被捆绑的耶稣解送到他的女婿那裏去。

释放的代价

福音并没有提及判耶稣死刑的大司祭，他名叫若瑟，但动听的别名是「盖法」，意思大概是「压迫者」。

盖法为巩固他的势力和财产，与亚纳斯的女儿结婚，於是继承了大司祭极大的财富（圣经曾记载某人仆托肋米，他「金银很多，因为他是大司祭的女婿」，加上 16:11）。

盖法打破了维持掌管权力的纪录：任期长达 18 年之久。他如假包换是当代的首席，因为当大司祭与和罗马的政见有所分歧时，他们将被除掉。

罗马总督与大司祭之间的协约十分明显：如果大司祭成功利用宗教平服民众，便能留任；但如果他们利用宗教造反，对抗罗马，便会立即被撤职。

能令盖法长期留任的武器是金钱，他收买一切以及所有人，甚至连比拉多在大司祭的工资名册之上也纪录。事实上，纵然在耶路撒冷中心地带发生骚动和叛乱(路 13:1)，般雀比拉多却没有把盖法撤职。

说服盖法必须除去耶稣的事件就是拉匝禄的复活。

当事件传到民众的耳边，连许多首领都相信了耶稣。盖法於是紧急地召集公议会，经过一轮激烈的辩论，大司祭们都惊惶失措，彼此问道：「我们怎麽办呢？」(若 11:47) 他们避免提及耶稣的名字，因为他们极之鄙视耶稣，无可奈何地承认：「这人行了许多奇迹 ... 如果让他这样，众人都会信从他」(若 11:50)。

他们的讨论粗暴地被盖法中断。他属于撒杜塞人的阶层，他们为人「严谨，在关系方面对同辈比对其他人更没有礼貌」(G.G. 2,8,14)，盖法对其他大司祭傲慢非常（「你们什么都不懂！」）。盖法对他的下属瞭如指掌，即时触动他们的利益：「叫一个人替百姓死，以免全民族灭亡：这为你多麼有利」(若 11:49-50)。

他那见利忘义的推论，丝毫也没有道德上的顾忌，全都是基于个人的利益。

耶稣将被杀害，不是出于天父的旨意，而是出于大司祭们的利益(若 11:50)。

耶稣交还给拉匝禄的生命将成为他死亡的原因。

大司祭身为天主法律最大的保证人，却先「用诡计捉拿耶稣，加以杀害」(玛 26:3-4)，然后寻找他得罪状。

盖法的目的不在于审判一个人，而是为自己和宗教制度除去一个风险。

盖法找不到任何对耶稣不利得罪状，于是和「全公议会寻找相反耶稣的假证据，要把他处死」(玛 26:59)。

天主的诫命禁止人「作假见证」(出 20:16)，然而每当诫命妨碍他们的利益时，这些研究和保护天主法律的人却率先对法律置若罔闻(若 7:19)。

盖法找不到有效的证据，便单独与耶稣对质：「我因生活的天主，起誓命你告诉我：你是不是默西亚，天主之子？」(玛 26:63) 耶稣以回答出卖者犹达斯的同一番说话回答大司祭：「你说的是」(玛 26:25,64)。

这正是盖法想听到的。「大司祭遂撕裂自己的衣服说：『他说了亵渎的话。何必还需要见证呢？你们刚才听到了这亵渎的话，你们以为该怎样？』」他们回答说：「他该死！」(玛 26:65-66)。

唯一一次天主的儿子向他的代表讲话，却被认为是犯了该死亵渎的罪。

全公议会起来反对耶稣。当宗教最高权威终于插手对付降生成人的天主时，他们的对手将所有的仇恨和愤怒逐渐化为暴力，开始吐唾沫，然后用拳头和巴掌打耶稣，对他说：「默西亚，你猜猜是谁打你？」(玛 26:68)。

盖法嘲笑耶稣和他的天主。对掌权者来说，一位无能的天主是一个荒唐的天主。

盖法召集审定耶稣死罪的公议会，其后将再次被召集，阻止耶稣复活的讯息传开去。

盖法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没有表现丝毫悔意。他唯一的忧虑只是如何掩饰事实。这位大司祭再次使用他无敌的武器：金钱。

他成功地以金钱夺得耶稣(玛 26:14-16)，如今又以金钱阻止人们传出耶稣复活的消息：「给了士兵许多钱，嘱咐他们说：『你们就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夜间来了，把他偷去了』」(玛 28:12-13)。

这位大司祭懂得如何说服比拉多，使他对士兵们的过失视若无睹：「如果过事为总督听见，有我们说好话，保和你们无事」(玛 28:14)。

盖法在般雀比拉多统治时成功地留任。当比拉多被罗马执政官、叙利亚总督维特利撤职时，同时盖法也被撤职，委任前任大司祭亚纳斯的儿子约纳堂取代他，亚纳斯「极为高兴」，因为他可以继续不间断地行使他的权力(Ant. 20,198)。

耶稣的「孪生兄弟」(若 20:1-29)

在众福音中，多默宗徒只在十二宗徒的名单出现(玛 10:3)，而玛利亚玛达肋纳的名字只是在那些见证耶稣的死亡和复活的妇女当中提及(玛 27:56,61)。

这两位门徒在若望福音中有关耶稣复活的事蹟当中特别显著。玛利亚玛达肋纳是第一个相信耶稣已复活的人，而多默就是最後的一位。

教宗与玛达肋纳

另一次提到玛利亚是在路加福音，这位女信徒来自玛达肋（源自希伯来文 *migdal*，即「塔楼」），一个邻近提庇黎雅的城市，她是其中一位跟随耶稣的妇女，排名第一：「有号称玛达肋纳的玛利亚，从她身上赶出了七个魔鬼」路 8:2。

以往这人物曾吸引一位教宗，大略我略的注意，在他的「福音讲道」中(2,33)，他把玛利亚玛达肋纳与另外叁位不同的妇女混为一谈。

教宗大略我略将玛利亚玛达肋纳当作用香液傅抹耶稣双脚那位不知名的妓女(路 7:36-50)，这位妓女其实她是伯达尼的玛利亚，是玛尔大和拉匝禄的姊妹，也是傅抹主耶稣的主角(若 12:1-3)。

耶稣从玛利亚玛达肋纳赶出的七个魔鬼当时化身为淫慾，强迫这位女人行邪淫，由此产生所谓「改邪归正的玛达肋纳」，一位引人入胜，但在福音不存在的人物，吸引著每时代的伦理学家和艺术家。

玛利亚玛达肋纳这个负面的形像对女人欠缺尊重，其实在若望福音，她们有著重要的作用，是耶稣复活的第一见证和传述者。

事实上，「清晨，天还黑的时候」(若 20:1)，玛利亚率先前往耶稣的坟墓。

圣史不是按时序记载（按马尔谷却是「太阳刚升起」，谷 16:2），而是按神学思想。根据若望的术语，「黑暗」指出相反真理的思想：耶稣已复活，但玛利亚仍被犹太人对死亡的概念所限制，在坟墓寻找「生命之原」(宗 3:15)，黑暗使出生命的记号（从墓门挪开的石头）被解读为死亡的记号：「有人把我主搬走了」(若 20:13)。

对玛利亚来说，空墓不是耶稣复活的迹像，而是遗体被偷去，她沮丧地留在坟墓旁哭泣。

当玛利亚仍在哭泣，将眼光放在坟墓上，她不能与活着的主相遇。

最後玛利亚停止注视坟墓裏面，向後转身，看见耶稣，但她仍被死亡为人一切的终结这个概念所限制，认不出「生活的」耶稣(默 1:18)。

於是耶稣采取主动，问她说：「女人，你哭什麼？」(若 20:15)。

问题不在於搜集资料，而是想指出她在哭泣是没有用处的。耶稣又问她说：「你找谁？」(若 20:15)。在死亡的地方不可能找到活着的耶稣（「你们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路 24:5）。

耶稣於是叫这位女门徒，正如牧人「按着名字呼唤自己的羊」(若 10:3)：「玛利亚！」

她转过身来向着他，终于认出他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辣步尼！』就是说『师傅！』」(若 20:16)。

圣史若望两次提到玛利亚转身这行动，所指的并不是身体的动作，而是心灵上的态度，也是悔改不可的标记，是与复活的主相遇必需有的态度。

当玛利亚不再缅怀过去，便能察觉到现在的事实，因此主耶稣可以派她到其他门徒去：「你到我的弟兄那裏去，告诉他们：『我升到我的父和你们的父那裏去』」(若 20:17)。

「宣报」这行动是天使独有的特权，他们是宣报有关天主的事的使者，在福音中这工作由玛利亚玛达肋纳完成。

人们都视女性为离天望最远的人，她却被耶稣邀请担任天使同样的工作，天使就是最接近天主的受造物。

圣经形容女性「比死亡裏苦」(训 7:26)，她却是第一位见证生命的人：「玛利亚玛达肋纳就去告诉门徒说：『我见了主！』」(若 20:18)

耶稣的孪生兄弟

耶稣的出现对大部份人来说是个谜，人们视他为「洗者若翰、厄里亚，或先知中的一位」(谷 8:28)。

有人明白一方面，有人明白另一方面，就连他最亲密的门徒也不明白耶稣究竟是谁，他们彼此询问：「这人到底是谁？」(谷 4:41)

洗者若翰介绍耶稣为「天主得羔羊」(若 1:29)，尼苛德摩认出他为「辣彼」(若 3:2)，群众称他为「那要来到世上的先知」(若 6:14)。对安德肋而言，他是「默西亚」(若 1:41)，对玛尔大来说，他是「天主子」(若 11:27)。

纳塔乃耳将民族的希望投射在耶稣身上，视他为「以色列的君王」(若 1:49)；那些最过瞻远瞩的还是撒玛黎雅人，他们在耶稣身上认出「世界的救主」(若 4:42)。

唯一完全明白耶稣情况的要是多默，他宣认信仰的那番话远远超过伯多禄所说的，伯多禄曾在纳匝肋人耶稣身上认出「永生天主之子」(玛 16:16)。

若望福音七次提到多默，当中有叁次在他的名字後加上「狄狄摩」的注释，意思就是「孪生兄弟」(若 11:16； 20:24； 21:2)。

在伪经的记载中，这位门徒也被称为「耶稣的孪生兄弟」(At. Tom. 39)，而耶稣则称多默为「相称的第二个我」(Fram. copt. 2,6,2)。

传统上有关耶稣与多默相似，源於多默第一次在福音出现，就是在复活拉匝禄的事件上。

宗教领袖多次企图用石头砸死耶稣，於是耶稣逃离犹太，退到约但河彼岸去。

耶稣在这裏得知拉匝禄病倒的消息，由於耶稣重视他多於自己的生命，决定回到犹太，还他朋友生命。

耶稣的决定引起门徒的恐惧，他们害怕自身的性命会受到威胁：「辣彼，近来犹太人图谋砸死你，你又要往那裏去麼？」(若 11:7)。

唯一表示愿意陪同耶稣的是多默：「号称狄狄摩的多默便向其他的同伴说：『我们也去，与他一起死吧！』」（若 11:16）。

多默是耶稣的「孪生兄弟」因为他是唯一愿意与他一起付出自己生命的门徒。

伯多禄声称自己为了跟随耶稣，甚至能追随他至死也在所不计（「我要为你捨掉性命！」，若 13:37），但最後还是否认了他的师傅。

「孪生兄弟」与出卖耶稣的伯多禄，分别在於多默明白耶稣没有要求为他而死，而是与他同死。伯多禄却停留在宗教的概念上，人们要为他们的天主捨弃自己的生命。他不明白在耶稣身上显现的天主并没有要求人的性命，反而要献上自己的生命。

门徒不是要为耶稣或天主捨生，而是与耶稣一起，像耶稣一样，为他人牺牲性命。

多默主动宣称他愿意与耶稣一起死，使他相似自己的师傅，然而，他从未经历过复活，以至他认为死亡是一切的终结。

因此，当耶稣讲及死亡就像一个路程，把人带到某处一样时（「我去...为给你们预备地方...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往那裏去的路」，若 14:2,4），多默百思不得其解，於是问耶稣说：「我们不知道你往那裏去，怎麽会知道那条路呢？」（若 14:5）

在多默的反问，圣史若望想描绘门徒团体达致相信耶稣复活的困难。

耶稣给多默的答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 14:6）当时对他仍是一个谜，唯有将来当他与复活的主耶稣相遇时，他才能明白一切。

不过，在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当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时，多默却不在场，他不相信其他门徒说他们看见了主：「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膀，我决不信」（若 20:27）。

多默没有用指头探入钉孔，也没有用手探入耶稣的肋膀，但从口中湧出全福音中最崇高的信仰宣言：「我主！我天主！」（若 20:28）

多默不但相信他的师傅已复活，更进一步宣认耶稣是天主。「没有人见过」的天主（若 1:18）在耶稣身上第一次被认出来（「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若 14:9）。

如此浓缩的信德不是突如其来的，也不是与耶稣相遇一刹那间的後果，而是当他公开宣报他愿意与他的师傅同死时，这份信德已开始萌芽。多默在跟随耶稣时献上自己的生命，他已踏上真理之路（若 14:6）。

虽然多默能完整地形容信德，耶稣并没有把他作为信徒的模範：「因为你看见了我，才相信吗？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若 20:29）。

对耶稣来说，信德真正的基础不在於看见和显现，而是为爱而作的服务。

我们不需要看见才相信。我们需要相信，才能看见（「如果你信，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吗」，若 11:40）。

当耶稣说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人是有福的，他记起多默，和信徒团体，在最後晚餐中，当他替门徒洗脚後，他邀请他们也这样做时也曾说过这种福气：「你们既知道了这些事，如果实行，便是有福的」(若 13:30)。

所有为爱而献上自己的生命为他人服务的人，无需一些异常的经验，在有生之日都能不断体验耶稣的临在。

附录

其他时代的教会

圣安多尼·巴都亚，个子肥胖，他不倦地抨击教会腐败的习惯，被认为是最幼稚和太甜蜜的会士，时常逗耍孩耶稣玩乐，替人寻找失物和为未婚女子找到丈。

这位圣人的写作鲜为人知，他的著作是故意被埋没的，因为他用了激烈的言辞反对教会圣统。

在他生命末期所写的讲道，并不是将他讲下来的话抄写出来的，而是他亲手撰写的主日及庆日讲道纲要，供其他会士之用。这些讲道内容强烈的评击不是源於宣讲时的激情，而是深思熟虑，刻意写下来的。

文中采用了先知的口吻，讲道毫不留情地批评宗教权威，然而没有人胆敢说安多尼不爱教会：正正是出於对基督净配的爱，推动他去指控将她沦为妓女的一切事情。

安多尼和当时的主教所宣讲的都是耶稣的福音，但把它实践於生活的方式却大有不同。

圣安多尼公开地指责教会圣统跟随的不是耶稣基督，而是撒殛，他毫不豫疑地指责「现代的教会高层教士，他们不是基督的门徒，而是基督的敌人」。

安多尼深入地了解圣经，他经常运用圣经的事件监察教会，例如他不尊敬的用了巴郎的驴作比拟：

「我们时代的主教就像坐在驴上的巴郎：驴看见上主的使者，但巴郎却看不见。作醜行的主教就像一根一无是处的木头：他醜恶的榜样首先令信友团体在罪恶中沉沦，然後把他们带到地狱中；他们不但无能为力，他们的愚蠢更令信友们费解；他们的贪婪把天主子民吞噬。他们登上驴，不但看不见天主的使者，我胆敢说他们看见的是撒殛，準備把他们推到深渊裏去」。

安多尼重複耶稣对经师和法利塞人的指责：「你们滤出蚊蚋，却吞下了骆驼」，揭发腐败教会的虚伪，指出教会离弃了福音，只相信自己的荣誉和捍卫自己的利益，築起圣教法典和规条的高墙。

安多尼宁可选择耶稣的教训：「应爱你的仇人，善待脑恨你的人；应祝福诅咒你们的人」，多出一切的规条、制度、传统和谎言：

「教廷主教团的坏蛋打响的是圣犹思定的法律，而不是基督的法律：主啊！他们大声地说廢话，但不依从你的法律，他们憎恨和离弃你的法律」。

「倘若一位主教或教会的高层教士做了一些违反教宗历山、诺森或其他任何教宗的训令，便会立即被指控，被控诉的人被传召，被传召的人承认自己所犯的

罪，承认後便被撤职。但如果他严重地违背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在一切之上应遵守的，却没有人控告他，没有人斥责他」。

娘腔的现代高层教士

圣安多尼没有丝毫的恐惧，取笑那些趾高气扬的高层教士，形容他们为「人们在沼泽被牧放的牛，美丽而过肥」。这些修道人一心崇拜口腹之神，他们的胃口令圣安多尼感到困惑，沮丧非常，他证实说：「啊！他们[教士]吃下那麽多的东西，而穷人却空着体肚子，赤身露体在门外叫喊」。

教会人士穿着臃肿的会衣，莊重「挺胸傲慢地行走，肚子凸出」，为了强调个人的神圣，与众不同，不但没有给圣安多尼留下深刻的印象，反而令他取笑他们的样子：「我该怎样形容这些娘腔的现代高层教士呢？他们像女士们在大婚时盛装打扮，穿著各种皮草，从五彩缤纷的马轿、马具、马刺，可见他们挥霍无道，上面却染着基督的血」。

安多尼的指控是毫不留情的。

他在高层教士身上找不到任何值得原谅之处或德行：他认为主教和神父并不是牧者，而是贪得无厌的狼，「为金钱而宣讲」，神职人员却是「软弱无能的、娘腔的、腐败的，像奴女一样，为金钱而在法庭和教廷出现」。对圣安多尼来说，教士和神职人员都是「现代的强盗」他们精通的只是满足不了的贪婪：

「他们没有任何形式的德行，没有惯常的诚实，有的只是堕落的罪行，他们擅长於留长指甲，用来抢夺穷人的财物...教会这些不称职的高层教士脑子里没有任何精力，他们没有能力抵抗魔鬼的诱惑：所有的力量都在他们的手臂和腰间，用来抢掠和放纵自己」。

耶稣曾说：「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分施」，教会的人员不但没有跟随耶稣，反而利用宗教的神圣去满足他们的贪婪：「司铎们刮取信徒的捐献，用来餵饱他们的马和骡子，他们的情妇和子女」。

司铎们的慾望是何等的过份，以致安多尼斥责他们亵渎爱的圣事：「司铎们——倒不如说他们是商人——撒下他们贪婪的罗网，为的是积聚金钱。他们为了金钱才举行弥撒，不是因为肯定能获得金钱，他们才不会举行弥撒，就是这样，他们利用救恩的圣事，成为捡财的工具」

基督「本是富有的，却成了贫困的」，但肖似他的代表却令自己成为富有，使人民变得贫困：

「教会的高层教士高傲如一头咆吼的狮子，抢掠像一头饥饿的熊，剥夺可怜的人民」；「基督曾被裹在襁褓，放在马槽裏，今天基督的净配交託到这些人手上，他们穿的是皮草，躺在奢华的象牙牀上」。

神职人员和笨蛋

在他的痛斥中，安多尼毫不犹豫地指责贪得无厌的教会权威，他们利用主耶稣作交易：

「耶稣基督今日被商人：教会的红衣主教、主教及其他高层的教士卖掉。他们跑东跑西谈生意；他们为了骗人把真理看完又再看，买卖圣职，破坏公义」。

耶稣把圣殿比譬作贼窝，司铎们结党地积聚偷来的东西。安多尼认为教廷只是一个事件不清不白、贿赂和分贪赃的地方，「教廷的公证员是剥削人的无赖（骗子），吸取穷人的血，榨乾富人的荷包，分给自己的姪甥，甚至自己的子女」。

在他的写作中，安多尼经常讲及教会的「子女」。说话率直的安多尼，既可公开指责神职人员的父职不只在精神方面，也许司铎们的独身生活应是不顺利：

「现代的高层教士和司铎...事实上是有妻子和儿女，他们像蛇般在司铎后面喊说：你们是有祸的，你们是有祸的！」；「我们时代的熊，即那些腐败的高层教士，他们孕育出血肉子女，都是会死的肉体」。

圣安多尼不限于指责教会人员的道德行为，也拒绝接受他们凭空讲的教导。

安多尼认为高层教士们就像经师一样，以咀唇尊敬上主，他们的心就在他们的赐宝那裏。

他们整天在教堂内呼喊，像狗吠般，自己也不明白在说什麼，因为他们身体就在教堂，但心却在市集。

安多尼揭穿教会人员炫耀圣德的谎言，肯定他们所表现的虔敬事实上只是掩饰自己的空虚。

「进行买卖的奸商就是教士、虚伪的修会会长和虚假的修道人，他们为了赚得人们的尊崇，在世俗浮荣的广场上，以宗教的名义把虚假的圣德作货品地出售」。

正如耶稣警惕人们小心那些哗众取宠的假善人，他们爱「立着祈祷，为显示给人」，安多尼也呼籲人们不要受修道人虔诚的态度所欺骗，以为他们与天主有密切的关系，但其实他们已是被判有罪的：

「有谁会想像到那些高层教士和修道人，他们表面上与天主面对面倾谈，保管天国的钥匙，竟会引导人们流亡至永死呢！」

这些猛烈的指责会收到效果吗？

大概不会。

安多尼在写他厚厚的著作时，察觉到人们对他所讲的都是充耳不闻，他伤心地结束他的讲道，指出那些高层教士高傲封闭，「就算他们听了一次讲道，也不会明白。对神职人员和愚笨的人说教，除了得到噪音和劳累，还有什麼用呢？」

小辞典

伪经： 被认为不是天主所启示的，因此不被列入圣经正典。

什一之物： 土地和生畜出产的十份之一的捐献，为支持圣殿司祭生计。

法利塞人： 一类遵守法律每一细节的信徒，他们特别著重遵守有关洁净和不洁的规定。

雅威： 是 YHWH 的音译，这四个字母是天主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它准确的读音。

钱财(mammona)： 来自希伯来文 mamôn，指财富。

默西亚： [上主的]「受傅者」，希腊文为基督。

辣彼： 以色列对圣经的学者和释经学者所给予的誉衔。

辣步尼： 犹太人团体的精神或法律上的领袖。

安息日： 犹太人一週的高峰，是休息和绝对不可工作的日子。由週五的黄昏第一颗星出现至週六黄昏结束。

经师： 法律和宗教方面最高的权威。

会堂： 犹太人团体聚会和祈祷的地方。

公议会： 管治犹太民众最高的议会，由长老、大司祭和经师组成，成员共七十一人。

塔耳慕得： 经师和辣彼们收集的法律判辞，为演绎法律用。

作者

ALBERTO MAGGI 属圣母忠僕会会士，曾就读於罗马 Pontificie Facoltà Teologiche “Marianum” e “Gregoriana”，以及耶路撒冷的 École Biblique et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他是意大利蒙特法诺“G. Vannucci”圣经研究中心的主任，在意大利和国外透过写作、广播和会议，在民间层面推广圣经的科学研究。出版著作包括“*Nostra Signora degli Eretici*” (第叁版)，“*Roba da preti*” (第二版)，“*Padre dei poveri. Traduzione e commento delle Beatitudini e del Padre Nostro di Matteo*” (两册)，“*Come leggere il vangelo (e non perdere la fede)*” (第二版)，以及“*Gesù e Belzebù. Satana e demòni nel vangelo di Marco*” (第二版)。他合办“*Rocca*”杂志，负责梵蒂冈电台“*La Buona Notizia è per tutti!*”广播节目。



Copyright: Publisher Cittadella Assisi

Publication date: 2002